警世通言




福祿壽三星
度世

第三十五卷

福祿壽三星度世

欲學爲仙說與賢　長生不死是虛傳
少貪色慾身康健　心不瞞人便是仙

說這四句詩，單說一個官人，二十年燈窗用心，苦志勤學，誰知時也運也命也，運塞不第，沒分做官，有分做仙去。這大宋第三帝主，乃是眞宗皇帝，景德四年，秋八月中，這個官人，水鄉爲活，捕魚爲生。捕魚有四般。

攀罾者仰，　鳴榔者鬧，　垂釣者靜，　撒網者舞。

這個官人在一座州謂之江州軍號定江軍去這江州東門謂之九江門外一條江隨地呼為潯陽江

萬里長江水似傾　東連大海若雷鳴
一江護國清冷水　不請衣糧百萬兵

這官人于八月十四夜解放漁船用棹竿撑開至江中水光月色上下相照這官人用手拿起網來就江心一撒連撒三網一鱗不獲只聽得有人叫道劉本道劉本道大丈夫不進取光顯何故捕漁而墮志那官人喫一驚道名道姓叫得好親收了網四下看時不見一人再將網起來撒又有人叫四顧又不見人

似此三將背夜不曾措息使船傍岸直明日十五忽再使船到江心又有人進名道姓呼劉本道本道慌忙放下網聽時是後面有人叫使船到後看時其聲從蘆葦中出及至尋入蘆葦之中並無一人都不作怪使出江心舉網再撒約莫網重收網起來看時本道又驚又喜打得一尾赤稍金色鯉魚約長五尺本道道謝天地來日將入城去賣有三五日糧食將船傍岸纜住鯉魚放在船板底下活水養着待欲將身入船內解衣睡覺肚中又餓又渴看船中將別無止慮止渴的物怎的好揹來將去盥去那江岸上有

分付酒店張大公家買些酒喫。稍公就船中取一個盛酒的葫蘆上岸來，左脇下挾着掉竿，右手提着葫蘆，趁着月色，沿江而走。肚裏思量：知他張大公睡也未？睡時，叫開門，沽些酒喫；睡了時，只得忍饑捱一夜。這裏行來，約離船邊半里多路，見一簇人家，這裏便是張大公家。到他門前，打一望，裏面有燈也無？但見張大公家有燈。怎見得？有隻詞名西江月，

單咏着這燈花：

冷落不因春雨，吹殘豈藉東風。結成一朵自然紅，費盡工夫怎種。內有焰光難藏，粉蝶生花不惹游蜂。

是俺人靜畫堂中會伴玉人春夢
本道見張大公家有燈叫道我來問公公沽些酒喫公公聽了便休未睡時可沽些與我張大公道老漢未睡開了門問劉官人討了葫蘆問了杯數入去盛將出來道酒便有却是冷酒本道說與公公今夜無錢來日賣了魚却把錢來還張大公道甚事張大公開了門本道挾着棹竿提着葫蘆一面行肚中又饑餓不得冷酒一面喫就路上也喫了二停到得船邊月明下見一個人毯頭光紗帽兒袖絲羅袍身材不滿三尺覷着本道撫面大哭道吾之子孫被汝獲

盐本道見了大驚江邊無這般人莫非是鬼放下葫蘆將手中棹竿去打叶聲看打一看時火光迸散豁剌剌地一聲响本道凝睛看時不是有分為仙隨些做個江邊失路鬼波内横亡人有詩為證

高人多慕神仙好　幾時身在蓬萊島
由來仙境在人心　漁歌試聽漁家傲
此理漁人知得少　不經指示誰能曉
君欲求魚何處非　鵲橋有路通仙道

當下本道看時不見了秃頭光紗帽寬袖綠羅袍身不滿三尺的人却不作怪到這簇船岸邊却待下船

去大道叫聲苦不知高低去江岸邊不見了船不知甚人偷了我的船去看那江對岸萬頃無際下江一帶又無甚船隻今夜却是那裏去歇息思量這船無人偷我的多時捕魚不曾失了船今日却不見了這船不是下江人偷去還是上江人偷我的本道不來下江尋船將葫蘆中酒喫盡了葫蘆撇在江岸沿那岸走從二更走至三更那裏見有船思量今夜何處去好走來走去不知路徑走到一座庄院前放下棹竿打一望只見庄裏停著燈木道進退無門欲待叫這庄上素不相識欲待不叫又無棲止處只得叫道

有人㕘念本道是打魚的，因失了船，尋來到此，夜深無止宿處，萬望庄主暫借庄上告宿一宵，只聽德庄内有人應道來也，官人少待，却是女人聲息，那女娘開放庄門，本道低頭作揖，女娘答禮相邀道，官人𠋫請進，且過一宵了去，本道謝了，挨着擀竿，隨那女娘入去，女娘把庄門掩上，引至草堂坐地，問過了姓名，殷勤啓齒道，敢怕官人肚餓，安排些酒食與官人充饑，未知何如，本道道，謝娘子，胡亂安頓一個去處，教過得一夜，深謝相留，女娘道，不妨，有歇卧處，說猶未了，只聽得外面有人聲喚，阿耶阿耶，我不撩撥你，却打

了我這人不到別處去定走來我庄上借宿這人【說】閉門本道喚一驚告娘子外面學喚的是何人女娘道是我哥哥本道且走人一壁廂黑地裡立着看時女娘移身去開門與哥哥叫聲萬福那人叫喚阿耶阿耶姊姊關上門隨我入來女娘將庄門掩了請哥哥到草堂坐地本道看那草堂上的人叫聲苦我這性命須休正是猪羊入屠宰之家一脚脚來尋死路

有詩爲證

撇了先妻娶晚妻　晚妻終不戀前兒
先妻邦在晚妻喪　恭爲冤家没盡期

本道看草堂上那個人便是毬頭光紗帽寬袖綠羅袍身才不滿三尺的人我曾打他一棹竿去那江裏死了我却如何到他庄上借宿本道頗不得那女子挾着棹竿偷出庄門奔下江而走却說庄上那個人聲喚看着女子道嬌妹安排乳香一塊燒一碗熱酒來與我喫且定我將背上疼卽將女子安排與哥哥喫問道哥哥做甚麼喚哥哥道好教你得知我又不撩撥他我在江邊立地見那廝沽酒回來我捻面大哭道吾之子孫盡被汝獲之那廝將手中棹竿打一下被我變一道火光走入水裏去那廝上岸去了我

却把他的打魚船摇過那廝囬下裡沒尋處赶沿[illegible]江岸來，來我想他不走別處去，只好來我庄上借宿，妹妹，他曾來借宿也不，妹妹道，那是元誰，哥哥就是劉本道，他是打魚人，女娘心中暗想，原來這位官人是打我哥哥的，不免與他遮飾則個，荅應道，他曾來庄上借宿，我不曾留他，他自去了，哥哥辛苦了，且安排哥哥睡，却說劉本道沿着江岸，荒荒走去，從三更起彷彿至五更，走得腿脚酸疼，明月下見一塊大石頭，放下桿竿，方纔歇不多時，只聽得有人走得荒速，高聲大叫，劉本道休走，我來趕你，本道叫聲苦不

知高低莫是那漢趕來報那一棹竿的冤讐把起棹竿立地等候他來無移時漸近看時見那女娘身穿白衣手捧着一個包裹走至面前官人你却走了後面尋不見你我安排哥哥睡了隨後趕來你不得疑惑我即非鬼亦非魅我乃是人你看我衣裳有縫月下有影一聲高似一聲我特地趕你來本道見了連忙放下棹竿問娘子連夜趕來不知有何事女娘問官人有妻也無有妻爲婢無妻嫁你包袱中儘有餘資勾你受用官人是肯也不本道思量恁般一個好女娘又提着一包衣佈金珠這也是求之不得的

覰着女娘道多謝本道自來未有妻子將那棹竿撇下江中同女娘行至天晚入江州來求道叫女娘做妻女娘問道丈夫我兩個何處安身是好本道他道放心我自尋個去處走入城中見一人家門首貼着一面牌看時寫着顧一郎店本道向前問道那個是顧一郎那人道我便是本道道小生和家間爹爹說不着趕我夫妻兩口出來無處安歇問一郎討間小房權住三五日親戚相勸回心轉意那時便歸去却得相謝顧一郎道小娘子在那裏本道叫妻子來相見則個顧一郎見他夫妻兩個引來店中去向前第三

間房，開放房門，討了鑰匙，本道看時，好喜歡。當日打火做飯喫了，將些金珠變賣，來買些箱籠被臥衣服，在這店中約過半年。本道看着妻子道：今日使明日使，金山也有使盡時。女娘大笑道：休愁，去箱子內取出一物，教丈夫看，我兩個儘過得一世。正是

休道男兒無志氣　婦人猶且辨賢愚

當下女娘却取出一個天圓地方卦盤來，本道見了，問妻子緣何會他。女娘道：我爹爹在日，曾任江州刺史，姓齊，名文叔，奴小字壽奴。不幸去任時，一行人在江中遭遇風浪，爹媽從人俱亡，奴被官人打倒那毬

頭光紗帽寬袖綠羅袍身才不滿三尺的人我在
庄上因此拜他做哥哥如何官人不見了船却是彼
他擲了你來庄上借宿他問我時被我瞞過了有心
要與你做夫妻你道我如何有這卦盤我幼年曾在
篆行學三件事第一寫字讀書第二書符咒水第三
算命起課我今日都用着這卦盤可同做一郎出去
尋個浮鋪算命起課儘可度日本道謝道全仗我妻
賢達當下把些錢同做一郎去前屁子內尋得卦鋪
買些紙墨筆硯掛了牌兒標個名目去開卦肆取名
為白衣女士做一郎相作個夫妻兩人坐地半日先

回當日不發市明日也不發市到後日午後又不發市如娘說着丈夫道一連三日不發市你理會得麽必有人衝撞我你去看有甚人來對我說本道起身去屋左屋右都看過無甚事走出屋子來大街上但見一夥人圍着本道走來人叢外打一看時只見一個先生把着一個藥瓢在手開科道

五里亭亭一小峰　自知南北與西東

世間多少迷途客　不指還歸大道中

看官聽說貧道乃是皖公山修行人貧道有三件事離了皖公山走來江州在府一阿好事君未聽貧道

說第一件貧道住山修行一十三年煉得一爐好丹
將來救人第二件來尋一物第三件貧道救你汀州
一城人眾人聽說皆驚先生正說未了大笑道眾多
君子來僧買我的藥卻先見了這一物你道在何處
觀若人蔵外頭用手一招道後生你且入來本道有
那先生先生道你來我和你說話得本道情隨先生
入來先生拍着手你來救得汀州一城人貧道見那
一物了在那裡道後生便是衆人喫驚如何道後生
却是一物先生道且聽我說那後生你們中生出氣
有陰崇纏擾你貧對我說本道將前日見女娘的話

卻一一說知先生道衆人在此這一物便是那女子貧道救你去地上黄袱裡取出一道符把與本道你如今回去先到房中灌醉了去睡女娘到晚歸來睡至三更將這符安在他身上便見他本來面目本道辭那先生說了也不去卦肆裡歸到店中開房門推醉去睡卻說女娘不見本道來到晚自收了卦鋪歸來焦躁問顧一郎道丈夫歸也未顧一郎道官人及早的醉了入房裡睡女娘呵呵大笑道原來如此入房來見了本道大喝一聲本道喫了一驚女娘發話道你沒道理日多時夫妻有甚虧負你卻信人閒說

裝兩人不和，我教你去看，有甚人衝撞卦鋪，教我三日不發市。你却信乞道人言語，推醉睡了，把一道符教安在我身上，看我本來面目。我是齊刺史女兒，離道是鬼祟，却信恁般沒來頭的話，要來害我。你好好把出這符來，和你做夫妻；不把出來時，目前相別。本道懊中取出符來，付與女娘，安排晚飯喫了，睡一夜。明早起來，喫了早飯，却待出門，女娘道：且住。我今日不開卦鋪，和你尋那乞道人，問他是何道理，却把符來，唆我夫妻不和。二則去看我與他鬪法。兩個行到大街上，本道引至南苑子前，見一夥人圍住先生，先

生正說得高興被女娘分開人叢喝聲乞道人你自
從對外公丐却把一道符鎮壓我夫妻不和你教安
在我身上見我本來面目女娘拍着手道我乃前任
刺史齊安撫女兒你們都是認得我爹爹的輒敢道
我是鬼祟你有法就衆人面前蘸了我我有法蘸了
你先生見了大怒提起劍來覷着女子頭便斫看的
人只道先生壞了女娘只見先生一劍斫去女娘把
手一指衆人都發聲喊皆驚呆了有詩爲證

昨夜東風起太虛　丹爐無火酒盃踈
男兒未遂平生志　時復挑燈玩古書

女娘把手一指叫聲着只見先生劍不能下手不能與女娘道我夫妻兩個無事把一道符與他奈何我却奈何我不得今日有何理說先生但言告娘子恕貧道貧道一時見不到激惱娘子望乞恕饒衆人都笑齊來勸女娘女娘道看衆人面饒了你這乞道人女娘念念有詞那劍即時下地衆皆大笑先生分開人叢走了一阿人尚未散先生復回來莫是奈何那女娘却是來取劍先生去了自後女子在卦舖裡從早至晚挨擠不開笑命發課者有如水沒工夫得喫點心因此出名忽一日只見一個人引着一乘轎子來

請小娘子道小人是江州趙安撫老爺的家人今有小衙內患病日久不痊奉台旨教請小娘子乘轎就行女娘分付了丈夫教回店裡去女子上轎來見趙安撫引入花園見小衙內在亭子上自言自語口裡酒香噴鼻一行人在花園門邊看白衣女士作法念咒畢起一陣大風

來無形影去不知　吹開吹謝總由伊
無蹤暗度花枝上　偷得清香送與誰

風過處見一黃衣女子怒容可掬叱喝何人敢來奈何我見了白衣女士深深下拜道原來是妹妹白衣

女士道甚的姐姐從空而下那女子道妹妹你如何來這裡白衣女士道奉趙安撫請來救小衙內壞那邪祟女子不聽得萬事俱休聽了乍呼日切悔道你丈夫不能救何況救外人一陣風不見了黃衣女下白衣女士就花園內救了小衙內趙安撫禮物相酬謝了教人送來顧一郎店中到得店裡把些錢賞與來人發落他去問顧一郎丈夫可在房裡顧一郎道好教小娘子得知走一個黃衣女子入房挾了官人抱起天窓望西南上去了白衣女士道不妨郎喝[illegible]起就地上踏一片雲起去趕那黃衣女子彷彿趕上

大叫罷我丈夫來黃衣女子看見趕來叫聲落放下剎本道那與白衣女士鬪法本道顧不得妻子只顧自走走至一寺前力乏了見一僧在門首立地本道問吾師借上房歇腳片時則個僧言今日好忙哩有一施主來寺中齋僧正說間只見數担柴數捅將數担米更有香燭紙札併齋襯錢遠望涼傘下一人便是那悲頭光紗帽寬袖綠羅袍身材不滿三尺的人本道見了落荒便走被那施主趕上一把扯住道你便是打我一棒等的人今番落於吾手我正要取你的心肝來做下酒本道正在危急那得白衣女士娘

來寺前見了那人叫道哥哥莫不是我丈夫說猶未畢黃衣女子也來了對那人點頭道呼子休聽他那裡是他真丈夫既是打哥哥你新娶的都是假人了一拔一找四個攪做一團正攪不開只見寺中走出一個老人來大喝一聲畜生不得無禮叫黃衣女子變做一隻黃鹿綠袍的人變做綠毛龜白衣女子變做一隻白鶴老人乃是壽星騎白鶴上昇本道也跨上黃鹿跟隨壽星[illegible]導引上昇霄漢那劉本道原是延壽司掌書記的一位仙官因好與鶴鹿龜三物頑耍懶惰正事故此謫下凡世為貧儒謫限

完滿南極壽星引歸天上那一座去與做壽星去在江州潯陽江岸上古跡猶存詩云

原是仙官不染塵　飄然鶴駕可爲隣
神仙不肯分明說　誤了閻浮多少人

第三十五卷終





旌陽宮鐵樹鎮妖

[illegible]十卷

旌陽宮鐵樹鎮妖

春到人間景色新　桃紅李白柳條青
香車寶馬閒來往　引卻東風入禁城
醞剩酒　醉吟情　頓教忘卻利和名
豪來試說當年事　猶記旌陽伏水精

單白混沌初開，民物始生，中間有三個大聖人，爲三教之祖。三教是甚麼教？一是儒家，乃孔夫子，刪述六經，垂憲萬世，爲歷代帝王之師，萬世文章之祖，這是一教。一是釋家，是西方釋迦牟尼佛祖，當時二在舍

衛國刹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涌金蓮華，丈六金身，佗變能化，無大無不大，無通無不通，普度衆生，號作天人師。這又是一教。一是道家，是太上老君，乃元氣之祖，生天生地，生佛生仙，號鐵師元陽上帝。他化身周歷塵沙，也不可計數。至商湯王四十八年，又來出世，乘太陽日精，化爲彈丸，流入玉女口中。玉女吞之，遂覺有孕，懷胎八十一年，直到武丁九年，破脇而生。生下地時，鬚髮就白，人呼爲老子。老子生在李樹下，因指李爲姓，名耳，字伯陽。後騎着青牛出函谷關，把關吏尹喜望見紫氣，知是異人，求得道

經一卷共五千言，傳留於世。老子入混沌以代人，今居太清仙境，稱爲道德天尊。這又是一般。那三教之中，惟老君爲道祖，居于太清仙境，彩雲繚繞，瑞氣氤氳。一日是壽誕之辰，率三十三天天宫，并終南山、蓬萊山、閬苑山等處，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列位神仙千千萬萬，或跨彩鸞，或騎白鶴，或馭赤龍，或駕丹鳳，皆飄飄然乘雲而至，次第朝賀，獻上壽詞，稽首作禮，詞名水龍吟。

紅雲紫蓋歲將，仙官準是陽春候，玄鶴來時，青牛過處，綵雲依舊。壽誕宏開，著道德五千言，應傳萬

[illegible]六杯○況是天上仙筵獻珍果人間未有巨棗如瓜與着萬歲水桃千年碧藕比乾坤永劫無休衆滄海爲眞仙讌

彼時老君見羣臣讚賀太乙仙顏即設宴相待酒至半酣忽太白金星越席言曰衆仙長知南贍部州江西省之事乎江西分野係屬豫章其地四百年後當有蛟蜃爲妖無人降伏千百里之地必化成中洋之海也老君曰吾已知之江西西百年後有地名曰西山龍盤虎踞水繞山環當出異人姓許名遜可爲群仙領袖殄滅妖邪今必須一仙下凡擇世人德行選

今若傳以道法使他日許遜降生有傳授淵源并上
中一仙乃孝悌王姓衛名弘康字伯冲山日某觀下
凡有蘭期者素行不孜孜有仙風道骨可傳以妙道
更令付此道與女真諶姆諶姆付此道於許遜口口
相承心心相契使他日真仙有所傳授江西不至沉
沒諸仙以爲何如老君曰善哉善哉衆仙即送孝悌
王至焰摩天中通明殿下將此事奏聞玉帝玉帝允
奏即命直殿仙官將神書玉音付與孝悌王領訖孝
悌王辭別衆仙躡起祥雲頃間之間到閻浮世界來
却說前漢有一人姓蘭名期字子約本貫兖州曲

平縣志平鄉九原里人氏歷年二百鶴髮童顏率其家有餘口精修孝行以善化人與物無作時人不敢呼其名盡稱爲蘭公彼時兒童謡云蘭公蘭公上與天通赤能下迎名列斗中人知其必仙也一日蘭公凭几而坐忽有一人頭戴逍遥巾身披道袍脚穿雲履手中拿一個魚鼓簡板兒瀟瀟灑灑徐步而來蘭公覩其有仙風道氣慌忙下堦迎接分賔坐定茶畢遂問仙翁高姓貴名答曰吾乃斗中之仙孝悌王是也自上清下降遨遊人間久聞先生精修孝行故此來訪蘭公聞言即低頭拜曰貧老凡骨勉修孝行止

可淑一身不能牽四海有何功德感動仙靈孝悌王涕以手扶起蘭公曰居吾語汝孝悌之旨蘭公欠身起曰願聽指教孝悌王曰始炁為大道於日中是為孝仙王元炁為至道於月中是為孝道明王玄炁為孝道於斗中是為孝悌王夫孝至於天日月為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為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為之成是故舜文至孝鳳凰來翔姜詩王祥得魚奉母即此論之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孝道所至異類皆應先生修養三世行滿功成當得元炁于斗中而為孝道明王四百年後晉代有一真仙許遜出世傳吾孝道之宗是

爲衆仙之長得姤烝於日中而爲孝仙王也自是孝悌王悉將仙家妙訣及金丹寶鑑銅符鐵券并上清盛章飛步斬邪之法一一傳授與蘭公又囑道此道不可輕傳惟丹陽黃堂者有一女真諶母德性純全汝可傳之可令諶母傳授與晉代學仙童子許遜許遜復傳吳猛諸徒則淵源有自超凡入聖者不患無門矣孝悌王言罷足起祥雲冲霄而去蘭公拜而送之自此以後將金符鐵券秘訣逐一恭侍遂擇地修煉仙丹其法云

黑鉛天之精白金地之髓黑隱水中陽白有火六

天黑白從交蟠陰陽歸正位二物俱合性丹總照
同類黑以白為天白以黑為地陰陽混沌時忽然
金蟾老寶月滿丹田霞光照靈慧休閉通天竅莫
洩泥元氣精奇口訣功火候文武齊凡中發聖孫
萬般只此貴一日生一男男男各有配
蘭公煉丹已成眾家服之老者髮白反黑少者辟穀
無飢遠近聞之皆知其必飛昇上清也時有火龍者
係洋子江中孽畜神通廣大知得蘭公成道法教流
傳後來子孫必遭殲滅乃率領龍帥鰕兵蟹將統領
黨類一齊奔出潮頭將蘭公宅上團團圍住吶殺連

大蘭公聽得不知災從何來開門一看好驚人哩但見

一片黑煙萬圍烈火却是紅孩兒身中四十八萬毛孔一齊迸出又是華光將手裏三十六塊金磚一併燒煇咸陽遇之焠熖三月不絕崑山遇之玉石一旦俱焚燒年少周郎赤壁鏖戰似智謀諸葛博望燒屯

那火也不是天火也不是地火也不是人火也不是[illegible]火也不是雷公霹靂火却是那洋子江中一個火[illegible]生出來的驚得蘭公家人叫苦不迭蘭公知是火

乎天尊問曰你這薛仁貴無故火攻我紫虛仙府的，莫
能道我只問你取金丹寶鑑銅符鐵券，亦係你等非
你若獻我萬事皆休，不然燒得你一門盡絕，尚公曰，
金丹寶鑑等，乃斗中孝悌王所授我，怎肯胡亂與你，
只見那火光中，閃出一員道帥，形容古怪，背負闊劍，
揚威耀武，薛公睜仙眼一看，原來是個孤鬼，卻不在
意下，又有那般兵亂跳，蟹將橫行，一個個身披甲胄，
手執鋼叉，薛公又睜仙眼一看，原來都是魚鱉之屬，
惟不着意了，遂剪下一個中指甲來，約有三寸多長，
呵了一口仙氣，念動真言，化作個三尺寶劍，有歌為

非銅非鐵體質堅　化成寶劍光森然
不須鍛鍊洪爐煅　稜稜殺氣欺龍泉
光芒顏色如霜雪　見者咨嗟嘆奇絕
瑠璃寶匣吐蓮花　發鏤金環生明月
此劍神仙流金精　干將莫邪難比倫
閃閃爍爍青蛇子　重重片片綠龜鱗
騰出寒光逼星斗　響聲一似蒼龍吼
今朝揮向烈炎中　不識蛟螭敢留否

公將所化寶劍望空擲起，那劍刮喇喇就似個脚

了一般飛入火焰之中左一衝右一撞左一擋右

一劈左一砍右一劈那些鬼怪如何當抵得住只得

鼉帥遇着縮頭縮腦了一面閃開急走他却走在那

里直走在峽江口深淵裏躲避至今尚不敢出頭哩

那蝦兵遇着拖着兩個鋤又連跳連跳他却走在那

里直走在洛陽橋下石縫千裹而藏身至今腰也不

敢伸哩那蟹將遇着雖有全身堅甲不能濟事也拖

着兩個鋤又撲走直走他須有八隻脚兒更走不動

却被撲蟹撩鐵劍一劈分爲兩半你看他腹中不紅

不白不黄不黑似膿却不是膿似血却不是血滔地

上淡將出來真個是　但將冷眼觀螃蟹　看你橫行得幾時

那火龍自知蘭公法大難以當抵嘆曰兒孫自有兒孫福我後來子孫福來由他去某禍來由他去當我管他則箇遂奔入洋子江中萬丈深潭底藏身去了自是蘭公與家數十只拔宅昇天玉帝封蘭公爲孝明王不在話下却說金陵丹陽郡地名黃堂有一女眞字曰嬰潛通至道忘其甲子不知幾百年歲鄉人累世見之齒髮不衰皆以諶母呼之一日偶過市下見一小兒伏地悲哭問其來歷說父母避亂而來來

之於此諶母憐其孤苦遂收歸撫育漸已長成教他詩書聰明出衆天文地理無所不通有東鄰者老欲以女妻之諶母問兒允否兒告曰兒非濁世之人乃月中孝道明王領手中孝悌王仙符教我傳道與母今此化身爲兒度脫我母何必更議婚姻但可高建仙壇傳付此道使我母飛昇上清也諶母聞得此言且驚且喜遂於黃堂建立壇宇大闡孝悌王之教諶母已得修真之訣於是孝明王仍以孝悌王所授金丹寶鑑銅符鐵券飛章及正一斬邪三五飛步之術悉傳與諶姆諶姆乃詔孝明王曰論昔日感情我爲

母君爲我論今日傳授君爲師我爲徒遂欲下拜老明王曰只論子母莫論師徒乃不受其拜惟囑之曰此道宜深秘不可輕洩後世晉代有二人學仙一名許遜一名吳猛二人皆名登仙籍惟許遜得傳此道按玉皇玄譜仙籍品秩吳猛位居元都御史許遜位居都仙大使兼高明太史總領仙部是爲衆仙之長老母可將此道傳與許遜又着許遜傳與吳猛庶品秩不紊矣明王言罷拜辭老母飛騰太空而去有詩爲證

出入無車只駕雲　塵凡自是不同羣

旌陽宮鐵樹鎮妖

明王忠絕仙家術　　告戒叮嚀度後人

却說漢景帝時，十常侍用事，忠良黨錮，讒諂横行，毒流四海，萬民嗟怨。那怨氣感動了上蒼，降下雨劫，大災。大雨之後，又是大旱。那雨整整的下了五個月，直落得江湖滿目，厨竈無煙。及至水退了，又經年不雨，莫說是禾苗槁死，就是草木也乾枯了。可憐那一時的百姓，喫早膳先愁晚膳，纔夏衣便作冬衣。正是朝有奸臣，野有賊盜，無荒草，樹無皮，壯者散於四方，老者死於溝壑。時許都有一人，姓許名遜，字汝玉，乃潁陽許由之後，為人慈仁深厚，得道擢太醫院醫官。感

飢荒之歲乃罄其家貲造丸藥數百斛名曰救飢丹散與四方食之每食一丸可飽四十餘日飢民賴以不死者甚衆至獻帝初平年間黃巾賊起天下大亂許都又遭大荒斗米千錢人人菜色個個鵠形時許琰已故其子許肅家尚豐盈將自己倉穀盡數周給各鄉遂挈家避亂江南擇居豫章之南昌有監察神將許氏世代積善奏知玉帝若不厚報無以勸善玉帝准奏即仰殿前掌判仙官將玄譜仙籍品秩逐一查檢看有何仙輪當下世仙官檢看畢奏曰晉代江南當出一孽龍精投胎良民生長數歲然後令輪孫

王洞天仙降世傳受玄貞訓訓飛步斬邪之法有減
玄常以除民害王帝賜名即降金並取玉洞天仙令
他身變金鳳口銜寶珠下降許遜家投胎有詩爲證

御殿親傳王帝言　群真齊奏鳳銜珠
試看凡子生仙種　他日之家慶有餘

却說吳赤烏二年三月許肅妻何氏夜得一夢夢見
一隻金鳳飛降庭前口內銜珠墜在何氏掌中何氏
喜而玩之含于口中不覺溜下肚子去了因而有孕
許肅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年過三十無嗣今
幸有孕懼的是何氏自來不曾生育恐臨產艱難那

廣潤門有個占卦先生混名鬼推次斷如神不免去問他個吉凶或男或女看他如何許廣整頓衣帽竟到廣潤門來只見那先生忙忙的占了又斷斷了又占擠不開的人頭移不動脚步許員外站得個腿兒酸麻還輪他不上只得叫上一聲鬼推先生那先生聽知叫了他的混名只說是個舊相識連忙的說道請進請進許員外把兩隻手排開了衆人方纔換得進去相見禮畢許員外道小人許廣敬來問個六甲生男生女或吉或凶請先生指教那先生就添上一炷香叫上一個喏口念四句

虔卯六爻神　文王卦有靈
吉凶含萬象　切莫順人情

通陳了姓名意古，把銅錢擲了六擲，占得個地天泰卦，先生道：恭喜，好一個男孩逢此上幾句云：

福德臨身旺　青龍把世持
秋原生桂子　坐草卻無虞

許員外聞言甚喜，收了卦書，送將幾十文錢，謝了先生回去，對渾家說了，何氏心亦少穩。光陰似箭，忽到八月十五中秋，其夜天朗氣清，現出一輪明月，皎潔無翳。許員外與何氏玩賞，飲了一會，不覺二更將

盡三鼓初傳忽然月華散彩半空中仙音嘹喨何氏只一陣腹痛產下個孩兒異香滿室紅光照人真個是

五色雲中呈鸞鷟　九重天上送麒麟

次早鄰居都來賀喜所生即真君也形端骨秀穎悟過人年甫三歲即知禮讓父母乃取名遜表字敬之年十歲從師讀書一目十行俱下作文寫字不教自會世俗無有能爲之師者真君遂棄書不讀然後發學仙之法却没有師傳心常切切忽一日有一人姓胡名雲字子元自幼與真君同窗時好生密切真君

[illegible]求拜請真君倒屣趨迎握手話舊元見而
云世間有聰慕神仙之意乃曰老兄少年高才乃
復爲雲外客乎真君曰惶愧但思有年且恭欲求出
世之方恨未得明師指示于元曰兄苟正合我意往
者因訪道友於陽府晚先生言及西寧州有一人姓
吳名猛字世雲曾舉孝廉任吳爲洛陽令後棄職而
歸得傳異人丁義神方日以修煉爲事又聞南海太
守鮑靚有道德往師事之得其秘法回至豫章江中
風濤大作乃取所執白羽扇畫水成路徐行而渡渡
畢路復爲水觀者大駭於是道術盛行弟子相從者

甚衆、區區每欲拜投奈母老不敢遠離、兄若不惜勞苦、可往師之。眞君聞言大喜曰、多謝指引。眞君待子元別去、卽拜辭父母、收拾行李、竟投西寧訪吳君。有詩讚曰、

無影無形仙路難　未經師授莫躋攀
胡君幸點吹噓力　打破玄元第一關

話說眞君一念投師、辭不得路途辛苦、不一日得到吳君之門、寫一個門生拜帖、央道童通報。吳君看是豫章門生許遜、大驚曰、此人乃有道之士。卽出門迎。收此時吳君年九十一歲、眞君年四十一歲、眞君不

時當客禮口稱仙丈願受業於門下吳君曰小子
道道術焉能為人之師但先生此來當盡以所學收
自私亦不敢以先生在弟子列也自此彼稱其術為
許先生敬如賓友真君亦尊吳君而不敢自居一日
二人出游崇堂共談神仙之事真君問曰人之有生
必有死乃古今定理吾見有兆而不老生而不死者
不知何道可致吳君曰人之有生自父母交媾二氣
相合陰承陽生氣隨胎化三百日形圓靈光入備與
母分離五千日氣足是為十五童男此時陰中陽半
可以比東日之光過此以往不知修養則走失元陽

耗散真氣氣弱則有病老死苦之患真君曰病老死苦將何却之吳君曰人生所免病老死苦在人中修仙仙中升天耳真君曰人死爲鬼道成爲仙仙中升天者何也吳君曰純陰而無陽者鬼也純陽而無陰者仙也陰陽相雜者人也惟人可以爲仙可以爲鬼仙有五等法有三成持修在人而已真君曰何謂法有三成仙有五等吳君曰法有三成者小成中成大成仙有五等者鬼仙人仙地仙神仙天仙所謂鬼仙者在少年不修恣情縱欲形如枯木心若死灰以致於死陰靈不散成精作怪故曰鬼仙鬼仙不離於鬼也

所謂人仙者，修真之士，不悟大道，惟小用其功，絶五味者豈知有六氣，忌七情者豈知有十戒，行嗽咽者，咽吐納之爲錯，若採補者笑清淨以爲愚，好除取婦人之氣者與納金飽者不同，養陽食女子之乳者與煉金丹不同，此等之流，止是於大道中得一法一術成功，但能安樂延壽而已，故曰人仙。人仙不離於人也。所謂地仙者，天仙之半，神仙之中，亦止小成之法，識坎離之交配，悟龍虎之飛騰，煉成丹藥，得以長生住世，故曰地仙。地仙不離於地也。所謂神仙者，以地仙厭居塵世，得中成之法，抽鉛添汞，金精鍊頂，玉液

還丹五氣朝元三陽聚頂功滿忘形胎生自化陰盡陽純身外有身脫質升仙超凡入聖謝絕塵世以歸三島故曰神仙神仙不離於神也所謂天仙者以神仙厭居三島得大成之法內外丹成道上有功人間有行功行滿足授天書以返洞天是曰天仙天仙不離於天也然修仙之要煉丹為急吾有洞仙歌二十二首君宜謹記之

丹之始無上元君授聖主法用先天五太初週元修煉身冲舉

丹之祖生昔三才運今古隱在鄱湖山澤間志士

徐來作丹母、
丹之父曉來飛上扶桑樹，萬道霞光照太虛，調和兎髓可烹炎、
丹之母金晶瑩潔夜三五，烏兎搏搦不終朝，煉成大藥世無比、
丹之胎烏肝兎髓毓其胚、一水三汞三砂質，四五三成明自來、
丹之兆三日結胎方入妙，萬丈紅光貫斗牛、五音六律隨時奏、
丹之質紅紫光明人莫識，元白虛無黍米珠，色即

是空空即色、

丹之靈十月脫胎丹始成一粒一服百日足或換

形骨身長生、

丹之聖九年煉就五度祟藥力加添水火功枯骨

立起孤冤醒、

丹之室上弦七兮下弦八中虛一寸號明堂產出

靈消成金液、

丹之釜垣廓埴爐須堅固內外護持水火金日丁

金胎產盤古、

丹之竈鼎曲相通似蓬島上安垣廓護金爐立煉

龍蟠并虎腦、

丹之火、一日時辰十二個文兮武兮要合宜抽添進退莫太過、

丹之水、器感勝負斯為美不溺不濫致中和滋產靈苗吐金蓮、

丹之感紅光耿耿冲紫薇七星燦燦三台捌天丁地甲皆皈依、

丹之發天地人兮各有奧紫薇獄瀆及明君三界精靈皈至道、

丹之彩依方逐位安排添青紅赤白黃居中攝瑞

招祥神自在、
丹之用、真土真鉛與真汞、黑中取白赤中青、全憑
水火靜中動、
丹之融、陰陽配合在雌雄、龍精虎髓鼎中烹、造化
抽添火候功、
丹之理、龍脊虎髓靈無比、二家交姤仗黃精、屯蒙
進退全終始。
丹之瑞、小無其內大無外、放彌六合退藏密、三界
收來黍珠內、
丹之完、玉皇捧祿要天緣、等閒豈許凡人泄、萬劫

之中於一傳

眞君曰多謝指迷敢問仙丈五仙之中已造到何仙地位矣君曰小老山野愚蒙功行殊欠不過得小成之功而爲地仙耳若於神仙天仙雖知門路無力可攀遂將燒煉秘訣并白雲符書悉傳與眞君眞君頓首拜謝相辭而歸回至家中厭居鬧市欲尋名山勝地以爲棲身之所聞知汝南有一人姓郭名璞字景純明陰陽風水之道遂遊江湖眞君欲訪之璞一日早起見鵲從東南而鳴遂占一課斷曰今日午時當有一仙客姓許者到我家欲問擇居之事至日中

家童果報客至璞慌忙出迎揖讓分賓而坐璞問曰
先生非許姓為卜居而來乎真君曰公何以知之璞
曰某今早卜卦如此未知然否真君曰誠然因自叙
姓名并道卜居之意璞曰先生儀容秀偉骨骼清奇
非塵中人物當貴之地不足居先生居先生者其神
仙之地乎真君曰昔呂洞賓居廬山而成仙鬼谷子
居雲夢而得道今或無此吉地麼璞曰有但當遍歷
耳於是命童僕收拾行裝與真君同遊江南諸郡採
訪名山一日行至廬山璞曰此山嵯峨雄壯湖水迷
東柴桑　累代産升仙之士但山形屬土先生生剋

者方者爲水水土相地不宜居也但往往來道當之
所則可矣又行至饒州鄱陽地名傷湖坟曰此傷湖
富貴大地但非先生所居真君曰此地氣乘風故發
得擬大富貴耶璞曰相地之法道眼爲上法眼次之
道眼者憑目力之巧以察山河形勢法眼者執天星
河圖紫微等法以定山川吉凶富貴之地天地所秘
神物所護伤非其人見而不見經云福地留與福人
來正謂此也真君曰今有此等好地先生何不留一二
記以爲他日之驗郭璞乃作詩一首爲記云

行盡江南數百州　惟有傷湖出石牛

鳳鸞夜夜鳴更鼓　魚蝦朝朝拜見旋
雌龍隱隱居乾位　巽水滔滔入艮流
後代福人來過此　富貴綿綿八百秋

許郭二人離了鄱陽，又行至宜春棲梧山下，有一人姓王名朔，亦善通五行曆數之書，見許郭二人登山採地，料必異人，遂迎至其家，詢姓名已畢，朔留二人宿於西亭，相待甚厚，真君感其殷懃，乃告之曰，子相貌非凡，可傳吾術，遂密授修煉仙方，郭璞曰，此居山水秀麗，宜為道院，以作養真之地，王朔從其言，遂盖[illegible][illegible]院，真君援筆大書迎仙院三字，以作牌額，王朔

不防二人相辭而去遂行至洪都西山地名金庄則見

嵯嵯峨峨的山勢突突兀兀的堅嶺活活潑潑的青龍端端正正的白虎圓圓淨淨的護沙瀠瀠環環的朝水山上有蒼蒼鬱鬱的虬蟠芙松山下有翠翠青青的鳳尾修竹山前有軟軟柔柔的龍鬚嫩草山後有古古怪怪鹿角的枯樹也曾聞華華彩彩的鸞吟也曾聞昂昂藹藹的鶴唳也曾聞咆咆哮哮的虎嘯也曾聞呦呦跣跣的鹿鳴這山呵比浙之天台更生得有奇絕絕比閩之武夷更生

得岧岧嶤嶤此處層層疊疊生得迤迤邐邐此蜀之峨眉更生得奇奇巧巧此處是之武當更生得尖尖圓圓此處之終南更生得巧巧妙妙此處之太山更生得蜿蜿蜒蜒此處之羅浮更生得蒼蒼爽爽真個是天下無雙勝境江西第一名山萬古精英此處藏分明是個神仙宅

却說郭璞先生行到山嶺之下前觀後察左顧右盼遂將羅經下針將了方向撫掌大笑曰璞相地多矣未有如此之妙若求富貴則有起欵如欲榜眼大合仲修觀其岡阜厚圓位坐深遠三峯聳立四獸雲擁

內外勾鎖無不合宜大凡相地須相其人觀君表表正與地符且西山爲金以五音論之先生之姓羽音屬水金能生水合得長生之局合此無他往也但不知此地誰人爲主傍有一叟夫指曰此地乃金長者之業其君曰既稱長者必是善人二人逕造其家金公欣然出迎狀若平生金公問曰二位仙客從何而至郭璞曰小子姓郭名璞略曉陰陽之術因此遊友姓許名遜欲覓棲隱之地偶探寶庄正合仙格欲置一舍以爲修煉之所不知尊翁肯慨諾否金公曰第恐此地褊小不足以處許君如不棄我寒庄薄地

數畝悉留相贈真君曰願訂價多少惟命是從金公曰大丈夫一言所出不易恐老拙直平生不立文契乃與真君索大錢一文中破之自收其半一半付還真君真君即頂拜謝三人分別而去於是真君辭了郭璞擇取吉日挈家父母妻子凡數十口徙於西山築室而居焉金公後封為地主真官金氏之宅即今玉隆萬壽宮是也却說真君日以修煉爲事煉就金丹用之可以點石爲金服之可以却老延年於是尚所貧之德義彰播時晉武帝西平蜀東取吳天下一

太康從吏部尚書山濤之奏詔各郡保舉孝

[illegible]之士、豫章郡太守范寧見真君孝義二[illegible]
[illegible]輕財利物、即保舉真君為孝廉。武帝遣使臣
齎尚書詔、取真君為蜀郡旌陽縣令。真君以父母年
老、不忍遠離、上表辭職。武帝不允、命本郡守催迫上
任。挨至次年、真君不得已、辭別父母妻子、只得起程。
真君有二姊、長姊事南昌盱君、夫早喪、遺下一子盱
烈、字道徽、事母至孝。真君慮其姊孀居無倚、遂築室
於宅之西、奉姊居之。於是母子得聞妙道。真君臨行、
訓姊曰、吾父母年邁衰、子尚不知世務、賢姊當代弟
掌治家事。如有仙翁俠客相過者、可以禮貌相待、汝

子盱烈吾爲其有仁孝之風俾與我同往任所盱母曰賢弟好去爲官家下一應事體爲姊的擔當不勞懸念言未畢忽有一少年上堂長揖言曰吾與盱烈哥哥皆外甥也何獨與盱兄同行而不及我真君視其人乃次姊之子復姓鍾離名嘉字公陽新建縣象牙山西里人也父母俱早喪自幼依於真君爲人和柔恢弘德性溫雅至是欲與真君同行真君許之於是二甥得薰陶之次神仙器識從此以立真君又呼其妻周夫人告之曰我本無心功名奈朝廷屢聘若不赴行恐抗君命自古忠孝不能兩全二親老邁汝

[illegible]少侍奉翁姑寒暑克盡汝子婦之道且兒女少幼須不時教訓勸以治家儉以節用此是汝皆修準也周夫人答曰謹領教言遂拜別而行不在話下却說真君未到任之初蜀中饑荒民貧不能納租其君到任上官督責甚嚴真君乃以靈丹點瓦石為金暗使人埋於縣衙後圃一日拘集貧民未納租者盡至堦下真君問曰朝廷稚稅汝等緣何不納貧民告曰輸納國稅乃理之常豈敢不遵奈因饑荒不能納爾真君曰既如此吾罰汝等在於縣衙後圃開鑿池塘以作工數倘有所得即來完納民皆大喜即往後圃

開鑿池塘、遂皆拾得黃金、都來完納、百姓遂免流移之苦、鄰郡聞風者、皆來依附、遂至戶口增益、按一統志、旌陽縣屬漢州、眞君飛昇後、改爲德陽、以表眞君之德及民也、其地賴眞君點金、故至今尚富、遺話依題、那時民間又患瘟疫、死者無數、眞君符呪所及、即時痊愈、又憐他郡病民、乃插竹爲標、置于四境溪上授符其中、使病者就而飲之、無不痊可、其老幼婦女尫羸不能自至者、令人汲水歸家飲之、亦復安痊、郡人有詩贊曰、

百里桑麻知善政　萬家煙井沐仁風

明懸旌斾秋陽恭　清逼水壺夜消淵
符飛江濱驅痾病　金經縣開起民窮
真君德澤於今在　廟祀巍巍報厥功

却說成都府有一人，姓陳名勳，字孝舉，因舉孝廉，官居益州別駕，問真君傳授吳猛道法，今治旌陽，恩及百姓，遂來拜謁，願投絫下，充為書吏，使朝夕得領文教。真君見其人氣清色潤，遂付以吏職。既而見勳有道骨，乃引勳居門下，為弟子，看守藥爐。又有一人，姓周名廣，字惠常，廬陵人也，乃吳都督周瑜之後，遊邑蜀雲蓋山，祖得漢天師顯精斬邪之法，至是聞真君

深得仙道待至旌陽乃拜眞君爲師而垂教訓眞君納之職掌雷壇二人自是得聞仙道之妙眞君仕旌陽既久弟子漸衆因公餘無事與衆弟子講論道法却說晉朝承平既久外有五胡强横滑亂中原那五胡

匈奴劉淵居晉陽　　羯戎石勒居上黨

羌人姚弋仲居扶風　　氐人符洪居臨渭

鮮卑慕容廆居昌黎

先是漢魏以來收服夷狄諸胡多居塞內太子洗馬江統勸武帝徙於邊地先後日夷狄亂華之禍武帝

不聽至是果然役亂吞蝕太子患害恐禁買后保念
殺戮大臣其君乃謂弟子曰吾聞君子有道則見無
道則隱遂解官來歸百姓聞知扳轅臥轍兩淚流襟
發地其君亦泣下謂其民曰吾非昔舍汝而去奈今
天下不久大亂吾是以為保身之計爾等子民各務
生業百姓不忍送至百里之外或數百里又有送至
家中不肯回者其君至家拜見父母妻子合家相慶
喜不自勝即於宅東空地結茅為屋狀如營壘令蜀
民居之蜀民多改其氏族從其君之姓故號許氏營
卻說其君之妻周夫人對其君言女姑年長當擇佳

庇。真君曰吾久思在心矣遍觀衆弟子中有一人姓黄名仁覧字紫庭建城人也乃御史中丞黄輔之子其人忠信純篤有受道之器真君遂令弟子周廣作媒仁覧娶於父母擇吉備禮在真君宅上成婚滿月後稟於真君同仙姑歸家省親仙姑克盡婦道仁覧分付其妻在家事奉公姑復拜辭父母敬從真君求仙學道却說吳真君猛時年一百二十餘歳矣聞知真君解綬歸家自西安來相訪真君整衣出迎坐定叙闊命築室于宅西以居之一日忽大風暴作吳君即書一符擲于屋上須臾見有一青鳥銜去其風頓

真君問曰此風主何吉凶吳君曰南湖有一
蛟忽遇此風舟中有一道人呼天求救吾以此止之
不數日有一人深衣大帶頭戴幅巾進門與二君施
禮曰姓彭名抗字武陽蘭陵人也自少舉孝廉官至
晉朝尚書左丞因見天下將亂托疾辭職聞許先生
施行德惠參悟仙機特來拜投爲師昨過南湖偶遇
狂風大作舟幾覆吾乃呼天號救俄有一青鳥飛來
其風頓息今日得拜仙顏實乃萬幸真君即以吳君
書符之事告之彭抗拜謝不勝遂挈家居豫章城中
既而見真君一子未婚願將女勝姐爲配真君從之

自後待彭抗以賓禮盡以神仙秘術付之東明子有詩云

二品高官職匪輕　一朝拋却拜仙庭
不因懿戚情相厚　彭老安能得上昇

此時真君傳得吳猛遜術猶未傳諶母飛步斬邪之法有太白金星奏聞玉帝南昌郡孽龍將為民害今有許遜原係玉洞真仙降世應在此人收伏望差天使賫賜斬妖神劍付與許遜助斬妖精免使黎民遭害玉帝聞奏即宣女童二人將神劍二口賫至他名勅付許遜宜上帝之命教他斬魁除妖濟民救

[illegible][illegible]君拜而愛之回顧女真已飛升雲端矣後人有詩嘆曰

堅金烈火煉將成　削鐵吹毛耀日明

玉女捧來離紫府　江湖從此水流腥

且說江南有一妖物號曰孽龍初生人世爲聰明才子姓張名酷因乘船渡江偶值大風其船遂覆張酷溺於水中彼時得附一木板隨水漂流泊于沙灘之上肚中正餓忽見明珠一顆取而吞之那珠不是別的珠乃是那火龍生下的卵吞了這珠却不餓了就在水中能遊能泳遊了一月有餘脫胎換骨遍身盡

生鱗甲止有一個頭這是人頭其後這個畜生只好在水中戲耍或跳入三級巨浪看魚能變化或撞在萬丈深潭看鰻鱉潛遊不想火龍見了就認得是他兒子噓了一氣教以神通那畜生走上岸來即能千變萬化於是呼風作雨捏霧撚雲則化人形而淫人間之女子怒則變精怪而興陸地之波濤或壞人屋舍或食人精血或覆人舟船取人金珠爲人間大患誕有六子數十年間生息蕃盛約有千餘蛟之族類蛟黨甚多常欲把江西數郡淥出一個大中海一日真君煉丹於艾城之山有蛟黨輒興洪水欲滌流

[illegible]真君大怒即遣神兵將士[illegible]存僣在又揮起寶劍將一蛟斬訖不想个孽龍知道殺了他的黨類一呼百諾老老少少大大小小都打做一團兒孽龍道許遜恁般可惡欲咻吾黨不報此讐生亦枉然內有一班孽黨有叫孽龍做公公的有叫做伯伯的有叫做叔叔的有叫做哥哥的說道不消費心等我們去把那許遜抓將來碎屍萬段以洩其恨孽龍道聞得許遜傳授了吳猛的法術甚有本事還要個有力量的去總好內有一長蛇精說道哥哥等我去來孽龍道賢弟到去得於是長蛇精帶了

百十個蛟黨一齊沖奔許氏之宅一字陣兒擺開叫道許遜敢與我比勢麽真君見是一般蛟黨仗劍在手問云你這些孽畜有甚本事敢與我相比長蛇精道你聽我說

鱗甲稜層氣勢雄　神通合上顯神通

開喉一旦能吞象　伏氣三年便化龍

巨口張時偏作霧　高頭昂處便呼風

身長九萬人知否　繞遍崑崙第一峰

長蛇精恃了本事耀武揚威衆蛟黨一齊吶喊聲口口說道你不該殺了我家人定不與你干休真君

日只消你這些孽畜逃不過洪手中寶劍那長蛇些
就弄他本事放出一陣大風文只見
視之無影聽之有聲應大塊之怒號傳萬竅之跳
叫一任他砰砰磅磅栗要烈烈燃天關搖地軸九
天仙子也愁不那管他青青白白紅紅黃黃亂大
海攪長江四海龍王同縮頸雷轟轟電閃閃飛的
是沙走的是石充塞的滿眼塵霾吞起早雲慘慘
霧騰騰折也喬林不也古木說甚麼前村燈火夜
眠遲忽喇喇前呼後呼左奔右突就是九重龍樓
鳳閣也教他萬瓦齊飛吉都都橫衝直撞亂捲斜

施仰如千丈虎狠先難道是一毛不拔縱宗生之
大志不敢謂其乘之而浪破于席雖烈于之冷然
吾未見其御之而旬有五日正是萬里塵沙陰晦
嗔幾家門戶擊破惟多情折盡章臺柳底事掀開
社燕巢

真個好一陣大風也真君按劍在手吒曰風伯等神
好將此風息了須臾之間那風寂然不動誰知那些
孽怪又弄出一番大雨來則見

石燕飛翔商羊鼓舞滂沱的雲中瀉下就似傾盆
忽喇的空裏注來豈因救旱遍遍剡剡打得那個

來來去去東一片，西一片，翠色斑斑，淋淋漉漉，涔涔
那淤泥荷花上，一瓣瓣下一瓣，紅粧零亂，瀟而洪飛，
倏忽間漂去高廠庭前麥蓿頭長滿，須臾裏洗却
周武郊外兵，這不是鞭將斷蜴，若天上所檮下的
甘霖，這却是驅起鯨鯢滄海中噴將來的墜沫，正
是茅屋人家煙火冷，梨花庭院夢魂驚，添得水
過魚入地，秀苕苦滯鶴行。
真個好一陣大雨也。真君見了，按劍叱曰，雨師等神好
將此雨止了。那雨一霎時間半點兒也沒了。真君乃
大顯法力，奔往長蛟精營，將兩口寶劍擲起，把長

蛇精并爲兩段，那將蛟黨兒斬了蛇精，各自逃生。眞君趕上，一槩誅滅，遥往尋蛟之所，尋取孽龍。那孽龍鬬得斬了蛇精，傷了許多黨類，心裏那肯干休。就呼集一黨蛟精，約有千百之衆，人多口多，罵着眞君說道：好道好道，你不合這等上門欺負人。於是呼風的呼風，喚雨的喚雨，作霧的作霧，興雲的興雲，攪煙的攪煙，弄火的弄火，一齊奔向前來。眞君將兩口寶劍，左砍右斫，那蛟黨多了，怎生收伏得盡。況眞君此時未傳得那飛符之法，只是個陸地神仙，那孽龍到會變化，上了雲霄，就變成一個大鷹兒，眞個

爪似鋼鈎快利，嘴如鐵錐堅剛，展開翅欲飛揚，好似大鵬模樣，雲裏叫時聲大，林端立處頭昂，紛紛烏雀盡潜藏，那個飛禽敢擋。

只見那鷹兒在半空展翅，忽喇地撲將下來，到把真君臉上撾了一下，撾得血流滿面，真君忙掣劍斬時，那鷹又飛在半空中去了，真君沒奈何，只得轉回家中，那些蛟黨見傷得性命多了，亦各自收陣回去，却說真君見孽龍神通廣大，撥來吳君處，用法求其破敵之策，吳君曰，孽龍久為民害，小老素有剪除之心，但恨道法未高，莫能取勝，汝今既擒蛟黨，孽龍必然

忿怒愈加殘害江南生靈、真君曰、如此奈何、吳君曰、
我近日聞得鎮江府丹陽縣地名黃堂、有一女真諶
母、深通道術、吾與汝同往師之、叩其妙道、然後除此
妖物、未為晚也、真君聞言大喜、遂整行裝與吳君共
往黃堂、謁見諶母、諶母曰、二公何人、到此有何見諭
真君曰、弟子許遜吳猛、今因江南有一孽龍精、大為
民害、吾二人有心殄滅、奈法術殊欠、久聞尊母道傳
無極、法演先天、逕來懇求、望指示仙訣、實乃平生之
至願也、言訖、拜伏於地、諶母曰、二公請起、聽我言之、
孝悌乃夙稟奇骨、名在天府、昔者孝心王自上清下

下山時曲阜縣蘭公之家謝蘭公曰後世有代當出
一神仙姓許名遜傳吾至道是爲衆仙之長遂將玉
金丹寶鑑銅符鐵券幷飛步斬邪之法傳與蘭公仍
令蘭公傳我蘭公又使我求賞以待汝幾後有四百
餘年矣子今既來吾當傳授於汝於是選擇吉日依
科設儀付出銅符鐵券金丹寶鑑幷正一斬邪之法
三五飛騰之術及諸靈章秘訣幷各樣符籙悉以傳
諸許君今淨明法五雷法之教皆諶母所傳也諶母
又謂吳君曰君昔者以[illegible]爲許君之師今孝悌下
之道雖許君得傳汝當[illegible]反師之也與君傳道[illegible]

畢我欲辭歸心中常想今幸得聞諶母之教毋成必留濁邪以為弟子之禮此意未形於言諶母已先知矣乃對真君曰我今還帝鄉子不必再來謁也乃取香茅一根望南而擲其茅隨風飄去諶母謂真君曰子於所居之南數十里看香茅落於何處其處立吾廟宇每歲逢秋一至吾廟足矣諶母言罷空中忽有龍車鳳輦來迎諶母即凌空而去其時吳許二君望空拜送即還本部遂往尋飛茅之跡行至西山之南四十里覓得香茅已叢生茂盛二君遂於此地建立祠宇亦以黃堂名之令匠人塑諶母寶像嚴奉香火

三月初三日必往朝謁即今崇真觀是也[illegible]
之跡猶在真君亦於黃堂立壇悉依諶母之言將此
道法傳授吳君吳君反拜真君爲師自此二人俱有
飛騰變化之術回至小江寓客店主人宋氏見方外
高人不索酒錢厚具相待二君感其恭敬遂求筆墨
畫一松樹於其壁上而去自二君去後其松青鬱如
生風動則其枝搖搖月來則其彩淡淡露下則其色
濕濕然來觀者日以千計去則皆留錢謝之宋氏遂
至巨富後江漲湿潰店屋俱漂惟松壁不壞却說孽
龍精被真君所誅其族類心甚怒又聞吳君同真君往

其學母巫於吳命蛟黨先入吳君所居地方殘害生民餘災降祇其君回至而稟聞蛟孽腥風襲人責備社伯汝爲一縣鬼神之主如何縱容他殃害社伯答曰妖物神通廣大非小神能制再三訴冤忽聽得龍精見其君至統集蛟黨湧起十數丈水頭那水波滔泛泛怎見得好狠

只聽得淜淜聲振谷又見那滔滔勢漫天雄威羿若雷奔走猛湧波如雪捲巔千丈波高漫道路崗橫濤激泛山巖冷冷如漱玉滾滾似鳴弦鄉不湍滔噴碎玉回湍渺渺漩渦圓低低凸凸隨流洪大

楚江秋上下連
真君見了這等大水恐損壞了居民屋宇田禾忙將
手中寶劍望空書符一道叫道水伯急收水水伯
收得水遲真君大怒水伯道常言潑水難收且從容
些真君欲責水伯水伯大懼須臾間將水收了依舊
是平洋陸地真君提着寶劍還斬孽龍那孽龍變作
箇翅海夜叉排鎗相迎這一場好殺
真君劍砍妖怪鎗迎劍砍霜光噴烈火鎗迎殺氣
迸愁雲一個是洋子江生成的惡怪一個是欽差
殷天下的仙真那一個揚威耀武欺天律這一個

鄉恭除災斡法轉、真仙仙法身驅霧、魔怪爭強浪
滾虺兩家努力爭功、積皆為洪都百萬民、
那些蛟龍見孽龍與真君正殺得英雄、一齊前來助
戰、忽然弄出一陣怪砂來、要把真君眼目朦蔽、只見
似霧如煙初散沒、紛紛藹藹下天涯、白茫茫到處
難開眼、昏昏飛時找路差、打柴的樵子失了伴
採藥的仙童不見家、細細輕飄如麥麪、粗粗翻覆
似芝麻、世間朦朧山頂暗、長空迷沒太陽遮、不比
塵囂隨駿馬、難言輕軟襯香車、此沙本是無情物
登時刮得眼生花、

[illegible][illegible]沙大作那蚯蚓一條吶喊真君呵呵大笑只化作一陣雄風將沙刮轉吳君在高阜之上唬得妖孽更有許大神通於是運攻掌心雷霹靂打去雖風雲雷雨乃妖孽所有的但此係吳君法術能打妖怪則兄

運之掌上發之雲間颯颯虩虩可畏霹靂剝剝初聞燒起謝仙之火烈推轉阿香之車轍音赫赫就似撞八荒之鼓音闐天地聲嘡嘡又如放九逵之砲響振軍屯使劉先生失了魂似救蔡元中統遁孤墳聞之不及掩耳當之誰不銷魂真個天仙手

上咸盛拭蛟煙將中心亦劍

那些蛟黨因得些個法術驚天動地之候倒海移山之怒嚇得魂不附體更見那貞君兩口寶劍寒光閃閃殺氣騰騰孽龍當抵不住就收了夜叉之形不知變了個甚麼物件潛從遁走貞君乃捨了孽龍追殺蛟黨蛟黨四散逃去貞君追二蛟至那裏忽然不見路逢三老人佇立貞君問曰吾追蛟黨至此失其蹤跡汝三老曾見否老人指曰被伏在前橋之下貞君聞言遂至橋側仗劍叱之蛟黨大驚奔入大江藏於深淵貞君乃即書符數道勅遣符使驅之蛟黨存

蛟隱乃從上流奔出真君揮劍斬之江水俱赤此水
蛟皆孽龍子也今界溶有三聖王廟稱名伏龍橋潭
名龍窟斬蛟處名上龍口真君復回至西寧怒社伯
不能稱職乃以銅鎖貫其祠門禁止民間不許祭享
今分寧縣城隍廟正門常閉居民祭祀者亦少乃令
百姓崇祀小神其人姓毛兄弟三人即指引真君橋
下斬蛟者今封叶佑候血食甚盛真君見吳君曰孽
龍潛遁蛟黨奔散吾欲遍尋蹤跡一併誅之吳君曰
君引金陵遠回令椿萱大人且須問省吾觀此蛟孽
有師尊在豈能復恣猖狂待徐徐除之於是二君同

通豐城縣抄劍洞真君曰後此洞必有蛟蛇出入吾當鎮之遂取大杉木一根書符其上以為樑至今其樑不朽又過奉新縣地名蘇溪又名蛟穴其中積水不竭真君曰此溪乃蛟龍所藏之處遂舉神劍劈破溪街巨石書符鎮之今鎮蛟石猶在又過新建縣地名喚半湖湖中水蛭甚多皆是蛟黨教誅散入田中唼人之血真君惡之遂將藥一粒投於湖中其蛭永絶今名藥湖復歸都城轄西山之宅四見父母一家其慶不在話下却說真君屢顯醇能仙法愈顯德著人間名傳海內聞天下求為弟子者不下千數真君

那之不可得乃俱焚化爲美婦數百人夜散群房子殺賊次早驗之未被焚而存孫者纔十人而已先受業者六人

陳勳字孝聚成都人

閻廣字思容廣陵人

黄仁覽字紫庭建城人真君之婿

彭抗字武陽蘭陵人其女配真君之子

時烈字道微南昌人真君外甥

鍾離嘉字公陽新建人真君外甥

後相從者四人

曾亨字典國潤水人出秀神慧孫登見而異之乃
潜心学道遂於江南居豫章之豐城真陽觀開
真君道法授於門下

特荷字道陽鉅鹿人少出家居東海沭陽院奉仙
觀修老子之教因入四明山遇神人授以胎息
導引之術頗能辟穀亦能役使鬼神㳟真君之
名徒步踵門願充弟子

甘戰字伯武豐城人性喜修真不求聞達徑從許
君學道

施岑字太玉沛郡人其父施朔仕吳因移居於豫

江赤烏縣今狀貌雄傑勇健多力時聞其作[illegible]蛟立功者而從之與君使與其戰各持神劍常侍左右

遜弟子十人不被炭婦染汚與吾處之凡同遊江湖誅蛟斬蛇時刻相從即異時上昇諸徒也其餘被炭婦所汚者往往自愧而去今炭婦亦猶在與君謂施岑時烈曰目今妖孽為害變化百端無所容向汝二人可向鄱陽湖中追而尋之施時欣然領命仗劍而去夜至鄱陽湖中登石臺之上望之今饒河口有跳臺係呼為釣臺非也此盖施時眺望妖蜃出沒之所

耳其時但見一物隱隱如蛇昂頭擺尾横亘數十里施岑以妖物今往此乎即拔劍揮之斬其腰至次日天明視之乃蜈蚣山也至今其山斷腰仙跡猶在施岑謂將烈曰黑夜吾認此山以為妖物今誤矣與汝尚當盡力追尋卻說孽龍精被眞君殺敗更傷了二子并許多族類咬牙嚼齒以恨眞君聚集眾族類商議欲往小姑潭求老龍報仇眾蛟黨曰如此甚好孽龍乃奔入小姑深潭底那潭不知有幾許深諺云大姑潤萬丈小姑深萬丈所以叫做小姑潭那孽龍到萬丈潭底只見

水光泛漫天浪層層拍岸江中心有一座小嵯山
嶂是個中流砥柱江下面有一所老龍潭却似個
不朽龍宮那龍宮森的碧磷磷鴛鴦瓦圓的光閃
閃孔雀屏韭韭的踈明朗朗翡翠簾擺的彎環環虎皮
椅只見老龍坐在虎椅之上龍女侍在堂下龍兵
繞在宮前夜叉立在門邊龍子龍孫列在階上真
個是江心渺渺無雙境水府茫茫第一家

說那老龍出處他原是黃帝荊山鑄鼎之時騎他上
天他在天上貪疾九天玄女拿着他送與羅附閉尊
者尊者養他在鉢盂裏養了千百年他貪毒的性子

不改走下世來就喫了張果老的驢傷了周穆王的八駿朱泙漫心猶不忿學就屠龍之法要下手着他他又藏在巴蜀地方一人家後園之中橘子裏面那兩個著棋的老兒想他做龍脯他又走到蒼梧中來撞着費長房打一棒他就忍着疼奔走華陽洞去那裏得吳綽的斧子又利害正當頭一劈受了老大的虧苦頭腦子雖不曾破却失了項下這一顆明珠再也上天不得因此上拜了小姑娘娘求得這所萬丈深潭鑿造個龍宮恁般齊整却就那孽龍奔入龍宮之內投拜老龍哭哭啼啼告訴前情說道許遜斬

了他的兒子，傷了他的族類，苦苦還要拿去官裡究治。大哭，那龍宮大大小小，那一個不淚下。老龍曰：兔死狐悲，物傷其類，許遜既這等可惡，待我今來與你復讐。孽龍曰：許遜傳了諶母飛步之法，又得了玉女斬邪之劍，神通廣大，難以輕敵。老龍曰：他縱有飛步之法，飛我老龍不過，他縱有斬邪之劍，斬我老龍不得。於是即變作個天神模樣，一頭六臂，黑臉獠牙，則見

身穿着重重鐵甲，手提着利利鋼叉，頭戴着金盔閃閃爍紅霞，身跨着夯夯騰騰的駿馬，雄糾糾英

風貞魯威凜凜殺氣横加，一點心要與人報冤家

古古怪怪的好怕，

那老龍打扮得這個模樣，江夜叉守宮將卒人人喝采，個個稱奇，道好一個粧束，孽龍亦摇身一變，也變作天神模樣，你看他怎生打扮，則見

面烏烏趙玄壇般黑，身挺挺鄧天王般長，手拃張馬德丈人長鬚，就好似斗口靈官的形狀，口吐出葛仙真君的騰騰火焰，頭放着華光菩薩的閃閃豪光，威風凜凜貌堂堂，不比前番模樣，

那孽龍打扮出來，龍宮之內，可知人人喝采，個個誇

來。而尚龍妖一齊打個旋風奔上岸來。老龍居左，龍居右。蛟黨列成陣勢。伺候真君到來迎敵。不在話下。施岑與甘烈從高阜上一望，見那妖氣漫天，他兩個少年英雄，也不管他勢頭來得大，也不管他黨類來得多，就掣手中寶劍跳下高阜來，與那些妖怪大殺一場。施甘二人雖傳得真君妙訣，終是寡不敵眾，三合之中，當抵不住，敗陣而走。老龍與孽龍隨後趕殺。施岑大敗，回見真君，具說前事。真君大怒，遂拱着兩口寶劍，命甘戰時荷二人同去助陣，駕一朵祥雲，逕奔老龍列陣之所。那孽龍見了，自古讐人相見，分

外眼睜就提那長鎗搖來搶着與孫老龍亦舉起鋼又迎來又看與看好一個並與孫展開法力解兩口寶劍左遮右攔只見這一邊提寶劍對一枝長鎗倍增殺氣那一邊揮寶劍架一管鎗又頓長精神這一邊砍將去就似那白染瀉下的往澗如何肯抵那一邊斫將去却似那蜀山崩了的土塊怎樣支撐這一邊施高強武藝殺一個鵰入鴉羣那一邊顯凛凛威風殺一個虎奔羊羔這一邊用一個風掃殘紅的法子殺得他落花片片墜紅泥那一邊使一個浪滾陸地

的一場好殺殺得他捲土茫茫歸大海方停是探門戶
地翻天手要斬與波作浪邪
二龍與真君混戰未分勝敗忽翻身騰在半空却要
呼風呼喚雨飛砂走石求救真君此時真君已會騰
雲駕霧趕上二龍又在半空中殺了多時後落下
平地又戰那些蝦蟹兒真君法大二龍漸漸當抵不
住一齊掩殺過來時荷甫戰二人乃各執利劍亦殺
人陣中徐台那御徒們橫衝直撞那些妖黨怎生抵
敵得住那老龍力氣不加三頭中被真君傷了一頭
六臂中被真君斬了一臂遂化陣清風去了孽龍見

不能敗陣，心中慌張，恐被真君所捉，亦化作一陣清風，望西而去。其餘蛟黨，各自逃散，有化作螽斯在麥壟上，逍逍剔剔跳的；有化作青蠅在棘樹上，嚶嚶雜雜鬧的；有化作蚯蚓在水田中，扭扭屹屹走的；有化作螢蛉在花枝上，摸摸嗅嗅採的；有化作蝴蝶在雲霄裏，輕輕欵欵飛的；有化作土狗，並不做聲，不做氣，躲在田側下的。彼時真君追趕妖孽，走在田側上經過，忽失了一足，把那田側踏開，只見一道妖氣迸將出來。真君急忙看時，只見一個土狗子躲在那裏。真君將劍一揮，砍成兩截，原來是孽龍第五子也。後人

又詩曰

自笑蛟精不見機　若同仙子兩相持
今朝揮起無情劍　又斬親生第五兒

却說真君斬了蛟龍第五子，急忙追尋蛟龍不見蹤影，遂與甘弟子且回豫章。吳君謂真君曰：今蛟黨還昔未曾誅滅，變化有此等助威添勢，豈肯罷休。莫若先除了他的黨類，使他勢孤力弱，一鼓可擒。此所謂射人先射馬之謂也。真君曰：言之有理。遂即同施岑、甘戰、陳勳、烈、鍾離嘉、萃弟子隨已出外追斬蛟黨，猶恐伐龍精潰其郡城，留吳君彭抗在家鎮之。於

是真君同眾弟子或登高山涉往窮谷或經深潭或諸長橋或歷大湖等處尋取蛟黨滅之真君一日至新吳地方忽見一蛟變成一水牛欲起洪水淹沒此處人民嘘氣一口潑水一尺嘘氣二口長水二尺真君大怒揮劍欲斬之那蛟避見了真君竟不附體遂奔入潭中而去真君即立了石碑一片作鎮蛟之文以禁之其文曰

奉命太玄得道真仙功終劫始先地先天無量法界玄之又玄勤修無遊白日昇仙神劍落地符法外天妖邪喪膽鬼精逃潛

其遺至今名曰鎮龍潭石碑猶存一日其君又行至
荷屠之上聞有巨蛇據山爲穴吐氣成雲長有數里
人畜在氣中者即被吞吸江湖舟船多遭其殺戮大
爲民害掩岑登北嶺之高而望之見其蛇氣漲天乃
嘆曰斯民何罪而久遭其害也遂啓其君欲往誅之
其君曰吾聞此畜妖氣最難拂突其氣者十人十死
百人百亡須待時而往良久俄有一赤鳥飛過其君
曰可矣吾亦爲報時天神至地神臨可以誅妖後於
其地立觀名候時觀又號赤鳥觀其洗湖時與君引
兵弟子前至蛇所其蛇有忿然出游光焰首高數十

丈眼荷火炬口似血盆鬚似金錢口中吐出一道妖
氣則見
冥冥濛濛比蚩尤迷霧的大霧昏昏暗暗倒元規
污人的飛塵飛去飛來却似那淡般宮中結成的
黑塊滾上滾下又似那太山巖裏吐出的頑尖大
地之中遮蔽了峯巒岫長空之上隱藏了日月
星辰瀰瀰漫漫漲將開千有百里霏霏拂拂擋着
了十無一生正是妖蛇吐氣三千丈千里猶聞一
陣腥
與君呼一口仙風吹散其氣率弟子各揮寶劍將人

一片擂鼓吶喊振天相助妖蛇全無懼色吞將過來真君遂起法仗劈頭打去某用神劍一指蛇乃却步施岑甘戰二人奮勇飛步縱前施踏其首甘踹其尾真君先以劍劈破其顙陳勳再引劍當中腹斬之蛇腹遂兩裂開忽有一小蛇自腹中走出長有數丈施岑欲斬之真君曰彼在腹中之蛇未常見天日猶不曾加害於民不可誅之遂叱曰畜生好去我放汝性命毋得害人小蛇懼怯奔行六七里聞鼓噪之聲猶反聽而顧其母此地今爲蛇子港弟子再請追而殺之真君曰既放其生而又追戮之是心無惻隱也

蛇于深得入江今有祠在新建吳城址定靈感宋眞
宗勅封靈順昭應安濟惠澤王俗呼曰小龍王廟是
也大蛇既死其骨聚而成洲今號積骨洲其右入海
昔經行之處皆成靖凡有六處遂從將之地爲七一
一曰進化靖二曰節奏靖三曰丹符靖四曰華表靖
五曰紫陽靖六曰崔陽靖七曰列眞靖其勢布若星
斗之狀蓋以鎭蛟其後也其七靖今皆爲宮觀或爲
寺院巨蛟既誅妖血汚劍於是洗磨之且削石以試
其鋒今新建有磨劍池試劍石猶在眞君謂諸徒曰
蛟黨除之莫盡更有孽龍精通靈不測今如我在此

大作陸濱我郡城恐吳彭二人莫能攔阻莫若棄此而歸施岑是個勇士聞曰此處妖孽甚多再尋幾個殺幾個回去却好真君曰吾在外日久恐吾郡蛟黨又聚作一處可速歸除之於是悉離游岸而行海岸鄉人感真君之德遂立生祠四時享祭不在話下且說孽龍和果然深恨真君乘其遠出欲將豫章郡淹成一海以報前仇遂聚集收殘蛟黨尚有七八百餘孽龍曰昨夜月離於畢今夜酉時主天陰晦暝風雨大作我與爾等齊出[illegible]把豫章郡一淹而沉有何不可此時正是午牌時分吳君猛與彭君抗恰從西

山高處眾曰一望只見妖氣沒天乃曰許師往外誅妖不想妖氣盡聚於此言未畢忽見豫章郡社伯并土地等神來見吳君說孽龍又聚了八百餘蛟黨欲攪翻江西一郡變作滄海只待今夜酉牌時分風雨大作之時就要下手有等居民聞得此信皆來小神廟中叩頭磕腦叫小神保他我想江西不沉却好若沉了時節正是泥菩薩落水自身難保還保得別人伏望尊仙怎生區處吳君聽說此事到喫了一大驚遂與彭君急忙下了山頭吳君謂彭君曰爾且仗劍一口驅使神兵先往江前江後尋覓彭君去了吳君

乃上了一座九星的法壇取過一個五雷的令牌供了一口七星的寶劍注上一碗五龍吐的淨水念了幾句乾羅恒那九龍被檄真君的神呪捏了一個三台的真訣步了一個八卦的神罡乃飛符一道邀請年值功曹送至日宮太陽帝君處投下叫那太陽帝君把這個日輪兒緩緩的沉下卻將酉時翻作午時就要如魯陽揮以長戈卻返三舍虞公指以短劍卻轉幾分的日[illegible]又飛符一道邀請月值功曹送至月宮太陰星君處投下叫那太陰星君把這個月輪兒緩緩的移上卻將亥時翻作酉時就要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游

月漸漸山雲衝此夜一輪滿月光何處無又飛符一道遥差日值功曹送至風伯處投下叫那風伯今晚將大風息了一氣不要吹呢衝撥不要怒吼切不可過江撥起龍頭浪拂地吹開馬足塵抗樹撥將黃葉落入山推出白雲來又飛符一道遥差時值功曹送至雨師處投下叫那雨師今晚收了雨脚休得要點點滴滴打破芭蕉淋淋漓漓洗開苔蘚頹山黑霧佰潑墨倒海衝風瀉急湍勢似陽侯詠濱海聲如項羽戰章邯又飛符一道差那律令大神逕到雷神處投下叫那雷神今晚將五雷藏着休得要驅起那號令

放出那霹靂轟轟烈烈使一鳴山嶽震再鼓雨門開霎時天關轉身從地穴來又飛符一道差着急脚大神送至雲師處投下叫他今晚捲起雲頭切不可偷閑氤氳遮掩天地渺渺茫茫蒙蔽江山使那亞亞琵似飛屑淡兇蛩從龍出遊彼太行遊子思親切亟一瞅宴玉人麥多吳君遊符已畢又差那社伯等神火速報知真君急回豫章那懾伏羣妖毋得遲慢吳君訓揆已畢遂親自仗劍鎖雁孽蛟不在話下却說孽龍精只等待日輪下去月光上來的西牌時分就呼風喚雨驅雲使霧把這豫章一郡淹沉不想長望短望、

日頭只在木上照耀、叫他下去、那日頭就相似縛了一條繩子再也不下去、直待又招那月輪上來這月輪就相似有人扯住着他、再也不上來、學能慾起、也不管酉時不酉時、就命取蠟燭、大家呼着風來、誰知那風伯遂了吳君的符命、半空中叫道學能、你如今學這等歪邪要放風、我那個聽你、學就呼風不往、就去叫雷神打雷、誰知那雷神遂了吳君的符命、半下兒不響、學能道雷公雷公我往日喚你、少可有千百聲、今日半點聲氣不做、敢害啞了、雷神道我到不害啞、只是你今日害頭學能見雷公不絆、無如之奈、只

不叫發雲師快興雲來。那雲師遵了吳君的符命、把膚寸發萬壑之雲、只卷之退藏於密、那肯散之彌於六合。只見玉宇無塵、天清氣朗、那雲師還在半空中唱一個萬里長空收落雲霧子呢、誰能見雲師不肯興雲。且去問雨師討雨、誰知那雨師亦遵了吳君的符命、莫說是千點萬點灑將下來、就是半點兒也是沒有的、蒼龍指空日日不沉、指月月不上、呼風風不至、喚雨雨不來、驅雷雷不響、使雲雲不興、直激得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遂調兵鼓營、凡我不要風雲雷雨、一小小傢伙、都終不然逐不成、游遊得開鱗甲

翻身一轉把那江西章江門外就沉了數十餘丈吳君看見即忙飛起半中寶劍駕起足下祥雲直取孽龍孽龍與吳君厮戰彭君亦飛劍助敵在江西城外大殺一場孽龍招取黨類一湧而至在上的變成無數的黃蜂撲頭撲臉亂下在下的變成滾滾的長蛇遍是亂繞孽龍更變作個金剛菩薩長又長大又大手執金戈與吳君彭君混戰好一個吳君又好一個彭君上殺個雪花蓋頂戰住狂蜂下殺個枯樹盤根戰住長蛇中殺個鷂子翻身抵住孽龍自未時殺起殺近黃昏忽真君同著諸弟子到來大喝一聲許遜

眞君敢肆害麽諸蛟皆有懼色孽龍見了眞君咬定牙根要報前仇乃謂群蛟曰今日遇此大難我與爾等生死存亡在此一舉諸蛟踴躍言曰父子兄弟當拚命一戰勝則同生敗則同死遂與孽龍精力戰眞君怎見得利害

愁雲蔽日殺氣漫空地覆天翻神愁鬼哭仙子無邊法力妖精許大神通一個萬丈潭中孽怪舞着金戈一個九重天上真仙飛將寶劍一個稜稜層層甲鱗蠢動一個變變化化手段高強一個呵一口妖氛霧漲雲迷一個吹一口仙風天清氣朗一

個領蛟子蛟孫躍霓作浪好似八十萬曹兵壓赤壁，一個同仙徒仙弟收妖擒邪好似二十八漢將鬧昆陽。一個翻江攪海水面重重添波添浪，一個撼乾極搖坤軸烈烈轟轟施霧逞，一個要為族類報了冤仇，一個要為生民除將禍害正是兩邊齊用力，一樣顯神機到頭分勝敗畢竟有雄雌。

卻說孽龍精奮死來戰真君，真君正要拿住他以絕禍根那些蛟黨終是心中懼怯真君的弟子們各持寶劍或斬了一兩個的或斬了三四個的或斬了五六個的噴出腥血一片通紅周廣一劍又將孽龍的

公二子斬了其餘蛟黨一個個變化走去只有孽黨與真君獨戰回頭一看蛟黨無一人在身傍也只得跳上雲端化一陣黑風而走真君急追趕時已失其所在乃同衆弟子回歸真君謂吳猛曰此番若非君之法力數百萬生靈盡葬於波濤中矣吳君曰今仗賴師殺退蛟黨不然弟子亦危也却說孽龍威嚴除殺死族類外六子之中已殺去四子衆蛟黨恐真君誅巳心怏怏不安盡皆變去止有三蛟未變三蛟在二蛟係孽龍子一蛟係孽龍孫藏於新建洲渚之中其餘各變形爲人散於各郡城市鎮中逃躲災難一

日有真君弟子曾亨入於城市見二少年狀貌瑰異前拱長揖向曾亨問曰公非許君高門乎曾亨曰然既而問少年曰君是何人也少年曰僕家居長安累世崇道近聞許公深有道術誅邪斬妖必使神劍願聞此神劍有何功用曾亨曰吾師神劍功用甚大指天天開指地地裂指星辰則失度指江河則逆流萬邪不敢當其鋒千妖不能攖其鋭出匣時霜寒雪凛耀光處鬼哭神愁乃天上之至寶也少年曰世間之物不知亦有何物可當賢師神劍而不爲其所傷曾亨戲謂之曰吾師神劍惟不傷冬瓜葫蘆二物耳其

次斬蛟

人皆不能當也少年聞言遂告辭而去當夜亦入夢少年乃是蛟精所變也蛟精一聞冬瓜葫蘆之言盡說與冀規知悉真君一日以神劍授弟子施岑甘戰令其遍尋蛟黨誅之蛟黨以甘施二人追尋甚緊遂皆化爲葫蘆冬瓜泛游江中真君登秀峯之巔運神光一望乃呼施岑甘戰謂曰江中所浮者非葫蘆冬瓜乃蛟精餘黨也汝二人可履水內斬之於是施岑甘戰飛步水上舉劍望葫蘆亂砍那冬瓜葫蘆乃是輕浮之物一砍即入水中不能得破正懊惱之間忽有過往大仙在虛空中觀看遂令社伯之神變

為一八哥鳥兒在梳妝洋洗頭上四曰下別。上。下別。上。施妝大怒即舉劍自下則上湔江蛟黨竊有七百餘性命連根帶葉惡無噍類江中君澄澄流水變為紅滾滾波濤止有三蛟未及變形者因而援免真君見蛟黨盡誅遂對那八哥鳥兒頭上一冠所以至今八哥兒頭上皆有一冠真君斬盡蛟黨後人有詩嘆曰

神劍稜稜辟萬邪　碧波江上砍葫瓜
孽龍黨類思翻海　不覺江心殺自家

且說孽龍精所生六子已誅其四蛟黨千餘俱殺

君消滅止有第三子與第六子并有一長孫藏於洲
畔蕪洲渚之中尚得留命及聞與君鬥敗其族類乃
大哭曰吾父未知下落今吾等兄弟六人傳有子孫
六七百并其族類共計千餘今皆被君逼殺滅止留
我兄弟二人并一姪在此吾知許遜道法高妙豈肯
容我叔姪們性命不如前往福建等處逃躲殘生再
作區處正欲起行忽見真君同弟子千許戰塊尖下來至
三蛟急忙逃去真君見一道妖氣衝天而起乃指與
甘施二人曰此處有蛟黨未滅可追去除之以絕其
根真君遂與甘施二人飛步而行躡蹤追至半路施

劣飛劍斬去一尾迸至福建延平府地名落洋九里潭其一蛟即藏於深潭之中真君召鄉人謂曰吾乃豫章許遜今追一蛟精至此伏於此潭吾今將竹一根插於潭畔石壁之上以鎮壓之不許殘害生民汝等居民勿得砍去言畢即將竹插之囑曰此竹若罷許汝再生此竹若茂不許再出至今潭畔其竹冊若凋零則復生一笋成竹替換復茂今號為許真君竹至今其竹一根在徃來舟船有商人見其蛟者其蛟無尾更有一蛟被真君與其施二人趕至福建建寧府崇安縣有一寺名懷玉寺其寺有一長老法名全

善慈師在法堂誦經忽見一少年走入寺中哀告曰吾乃孽龍之子今被許遜斬滅全家追趕至此望賢師憐憫救我一命後當重報長老曰吾聞豫章許遜道法高妙恐瞞過神吾此寺中何處可躲少年曰長老慈悲爲念若肯救拔小人小人當化作粟米一粒藏於賢師掌中待許遜到寺賢師只合掌誦經方保無事長老允諾少年即化爲粟米一粒入於長老掌中縣乾真君與甘戰施岑二人趕入寺中謂長老曰吾乃豫章許遜趕一蛟精至此今在何處可令他出來見我長老也不答應只管合掌拱手口念真經真

都不知藏在長老字中。遍尋不見，遂往寺外前後各處尋，亦並不見蹤跡。悟空曰：想或潛去矣，吾等合往他處尋趕。都說蛟精以其若去寺已遠，乃復化為少年，拜謝長老曰：深蒙賢師活命之恩，無可報答，望賢師分付寺中，若今七日七夜不要撞鐘擂鼓，容我報答一二。長老依言分付師兄師弟、徒子徒孫等訖。及至三日，只見寺中前後狂風頓起，冷氣颼颼，土木自動。長老大驚，謂僧眾曰：吾觀孽龍之子，本是害人之物，得我救命，教我等七日七夜不動鐘鼓，今止三日，風景異常，想必是他把言語哄我，若不打動鐘鼓，恐

下土他報恩此寺反遭其害那時悔之晚矣於是即令僧衆撞起那東樓上華鯨那鐘兒發了一百單八聲榮榮榮汪汪正是梵王宮裏鯨聲吼旅客舟中夜半聞又打起那西樓上畫鼓那鼓兒響了一個三起三煞叮叮咚咚正是儼若雷鳴雲漢上恍疑潮吼海濤中那蛟精聞得鐘鼓之聲喫了一驚即轉身又化爲少年回到寺中求見長老言曰吾前日分付寺中七日勿動鐘鼓意欲此寺門外前後高山峻嶺滚成萬畝良田報荅我師活命之恩今纔三日止斷高山上脉盤得不些深有泉出水及如數而吾師即動鐘鼓

[illegible]不依人說何不分付[illegible]之

其故何也、長老以狂風頓起、山動地動為對、那少年不勝嘆息、長老乃令人往寺外前後觀之、但見高峻之處皆盡得坦平、滾滾泉流不竭、至今檀玉寺中不止千頃平坦良田、蓋亦蛟精報恩所致、那真君離了寺門、遍尋不見蛟精、乃復回高處望之、只見妖氣依原還在寺中、乃與甘施二人、又來寺中尋覓其蛟精、卻與真君復來、即先化為一僧、拜揖長老曰、吾族中有眾千餘、皆被許遜誅滅、兒弟六人、已亡其四、吾父又未知存亡何如、吾今悔改前非、修行悟道、言訖垂淚而別、真君果復至寺中、只見妖氣出外、乃

趕追至建陽地名葉墩遙見一僧知是蛟精所變乃令甘施二弟子追趕至近甘施遂欲斬之真君連忙喝住曰不可此物雖是害人今化爲僧其必改惡遷善遂叱曰孽畜我今放汝前去汝務要從善修行勿害生民吾有嘉語分付與汝勞心記着違逆則止從仰則佳分付已畢遂縱之而去甘戰叱曰此畜我師父饒了你性命再不要害人施岑亦叱曰孽畜你若不遵我師父嘉語再若害人我擒汝就如反掌之易那僧含羞亂竄而去脫離了葉墩地方來至一村前有一山遇一牧童其僧問曰此處是何地方牧童

答曰此處地方武湖前面一山名曰仰山僧開牧道之言乃大喜因道開示其君分付逢湖則止逢仰則住今到此處合此二意可以在此居住矣遂潛於路傍水田之間其中開泉水四時不竭此地名龍窟後乃名雖龍窟龍僧即於仰山修行法名古梅禪師遂建一寺名仰山寺其寺當時乏水古梅將錫頭在石壁上亂指皆有泉出其寺因此亦廣至今猶在其君即於拱墩立一槪名曰黄君槪遂與仰山相對以鎮壓之其槪至今猶存却說黄君又追一蛟精其蛟乃孽龍第十一子之下蛟龍之長孫也此蛟直走至[illegible][illegible]六

蓋蛟黨潛其蹤跡。真君命甘施二弟子遍處尋索，乃自立於一石上，垂綸把釣，忽覺釣絲若有人扯住一般。真君乃站在石上，用力一扯，石遂裂開。石至今猶在，因名為釣龍石。只見扯起一個大螺，約有二三寸高。大螺內有一女子現出，真君曰：汝妖也？那女子斂膝跪地告曰：妾乃南海水侯第三女，聞尊師傳得仙道，欲求指教修真之路，故乘螺舟將來相叩。真君乃指以商巖山可為修煉之所，且曰：此山有者參井，草上有一井，汝將其葉投於井中，日飲其水，久則自可成仙。遂命女子復入螺中，則興風一口，吹螺舟浮

於冰面直到高蓋山下女子乘螺于此其螺化為大石至今猶在遂登山採取甘參井草等藥用於井中投之飲其井泉後女子果成仙而去至今其鄉有病者汲井泉飲之其病可愈斯誠施公昔戰同見真君古蛟精無有尋處真君登高山絕頂以望見妖氣一道隱隱在福州城開元寺井中噴出乃謂弟子曰蛟精已入在井中矣遂至其寺中用鐵佛一座置於井上壓之其鐵佛至今猶在真君收伏三蛟已畢遂同甘戰施公今復同豫章再尋孽龍誅之後人有詩嘆曰

迢迢千里到南閩　尋覓蛟精獨殺雲

現虎留名留異跡　今人前古仰真君

孽龍既不能除沉淪害其族盡殛為爪牙一無疎其君所誅所生六子斬了四子只有二子一孫猶未知下落越思越惱只得又奔往洋子江中見了火龍父親哭訴其事火龍曰四百年前孝悌明王傳法與蘭公却使蘭公傳法與諶母諶母傳法與許遜吾知許遜一生決等有此難久矣故我當時就令了蛟帥統領蝦兵蟹將要問他討了金丹寶鑑銅符鐵券之文誰知那蘭公將我等殺敗我彼時少年精壯也奈何蘭公不得今日有許多年紀筋力憔悴還奈得

許遜何道遜你自去二龍哭曰今人有說父不顧子的世界果然果然火龍局只畜生我滿眼的孫子今日被你不長進殺得一個也沒了遂來怨我父親遂打背後能出來與龍兄父親不與他做主遂在江岸上放聲大哭驚動了南海龍王敖欽第三位太子彼時太子領龍王鈞旨同巡江夜叉全身披掛手執鋼刀正在此巡邏長江聽得是火龍的兒子即忙問曰你在此哭甚事孽龍道吾族黨千餘皆被許遜誅滅父親又不與我作主我今煢煢然若喪家之狗怎的由人不哭太子曰自古道家無全犯許遜怎麽就殺

一伙家許多人他敢欺我水府無人麽老兒且寬心待我施展手段擒他報取冤仇孽龍道許遜使了諸般變化之法仙女所賜寶劍其實神通廣大難以輕敵太子曰我龍宮有一鐵杵叫做如意杵有一鐵棍叫做如意棍這個杵這個棍欲其大就有屋樑般大欲其小只如金針拔小欲其長就有三四丈長欲其短只是一兩寸短因此名為如意此皆父王的寶貝那棍兒被孫行者討去不知那猴子打死了千千萬萬的妖精只有這如意杵兒未曾使用今帶在我的身邊試把來與許遜弄一看他若當抵得住其有些

神通孽龍問道這杵是那一件寶貝太子道這杵是從坤開闢之時有一個盤古王鑿了那崑崙山幾片後的石架了一座的紅爐砍了廣寒宮一株娑婆樹燒了許多的黑炭取了須彌山幾萬斤的生鐵用了太陽宮三昧的真火叫了那煉石的女媧煉了七七四十九個日頭却命着雨師洒雨風伯搧風太乙護爐祝融看火因此上煉得這個杵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要長就長要短就短且此杵有此妙處拋在半空之中一變十十變百百變千千變萬叫做變化哩孽龍問曰如今那鐵杵放在那裏太子即從耳孔中

金箭出來向風中幌一幌就有金桶般大幌兩幌就有竹竿般長孽龍大喜曰這樣東西要長就長要大就大那許遜有些法力尚可當抵一二徒弟們皆是後學之輩禁得幾杵夜叉見太子欲與孽龍報仇乃諫曰爺爺沒有敕旨太子怎敢擅用軍器恐爺爺知道不當穩便太子曰吾主意已定你肯幫我便同去如不肯幫我任你先轉南海去罷夜叉不肯相助自去了那太子殺奔豫章要拿許遜與孽龍報讐却怎生打扮則見

重疊疊鱗甲堅固整齊齊海帶飛斜身騎着海馬

號三花、好一似天門冬、將軍披掛、走起了、磊磊落

落滑石、飛將來、漠漠漠漠、辰砂、索兒絞的是天麻、

要把威靈仙拿下、

却說真君同着弟子甘戰施岑等、各仗寶劍、正要去

尋捉孽龍、忽見龍王三太子叫曰、許遜許遜、你怎麼

這等狠心、把孽龍家千百餘人、一槩誅戮、你敢小覷

我龍宮麼、我今日與你賭賽一陣、纔曉得我的本事、

真君慧眼一看、認得是南海龍王的三太子、喝曰、你

父親掌管南海、素稱本分、今日怎的出你們不肖兒

子、你好好回去、免致後悔、太子道、你殺人之父、人亦

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華龍是我水族中一代之人我豈肯容你這等欺負於是舉起鋼刀就望真君一砍真君亦舉起寶劍來迎兩個大殺一場則見

一個是九天中神仙領袖一個是四海內龍子班頭一個的道法精通卻會吞雲吸霧一個的武藝慣熟偏能掣電驅雷一個呼許母為了師傅最大神通一個叫龍王做了父親倚高強假一個飛寶劍前挑後別光光閃閃就如那大寒墜地凜嚴霜一個拋鐵杵直撞橫衝珰珰瑲瑲就如那除夜人

家燒爆竹，真個是棋逢敵手，終朝勝負難分，却原來陣過對頭，兩下高低不辨

真君與那太子刀抵劍，劍對刀，自巳牌時分戰至午時，不分勝敗，施岑謂眾道友曰，此龍子本事儘高，恐師父不能拿他，可大家一齊抢殺，那太子見真君弟子一齊助戰，遂在耳朵中取出那根鐵杵來，恍了兩三恍，望空拋起，好一個鐵杵，一變作十，十變作百，百變作千，千變作萬，半天之中，就如那紛紛柳絮顛狂舞，滾滾蜻蜓上下飛，滿空撩得砯砰响，恰是游蛇相公子打擂槌，你看那真君的弟子們，纔把那腦上的

杵兒撇開忽一杵在腦後一打幾把那腦後的杵兒架住忽一杵在心窩一箇纔把心窩的杵兒一抹忽一杵在右膀上一錐那些弟子們怕了那杵都敗降而走好一個真君果有法術果有神通將寶劍望東一指杵從東落望西一指杵從西開望南一指杵從南墜望北一指杵從北散真君雖有這等法力爭奈千千萬萬之杵一杵去了一杵又來却未能取勝忽觀世音菩薩空中聞得此事乃曰欣欽能王十分仁厚生出這個不肖兒子助了蛟精我若不去收了他如意杵寶貝許遜縱有法力無如之奈分是駕起祥

祟在半空之中解下身上羅帶做成一個圈套兒丟將起來把那千千萬萬之杵盡皆套去那太子見有人套去他的寶貝心下慌張敗陣而走婆龍接見問曰太子與許遜征戰得大勝否太子曰我戰許遜正在取勝之際不想有一婦人使一個圈套把我那寶貝套去了我今沒處討得婆龍曰套寶貝者非是別人乃是觀世音菩薩言未畢真君提至婆龍望見即化一陣黑風走了太子心中不忿又提着手中鋼刀再來交戰此是敗兵之將英勇不加兩合之中被真君左手一劍架開鋼刀却將右手一劍來斬太子忽

大人背後叫曰不可不可不可真君舉眼一看見是狩[illegible]遂停住寶劍觀音曰此子是敖欽龍王的第三子令無故輔助孽龍本該死罪奈他父親素是仁厚令我在此若斬了此子他王又說我不救他體面上不好看真君方纔罷手卻說那巡江夜叉回轉龍宮將太子助孽龍之事一一禀知龍王龍王頓足罵曰這畜生恁的不肖彼時東海龍王敖順西海龍王敖廣北海龍王敖潤同聚彼處亦曰這畜生今日去戰許遜就如那葛伯與湯爲仇輔助孽龍就如那崇侯助紂爲虐容不得他敖欽曰這樣兒子要他則甚遂取過

一口利劍勑旨一道今夜叉將去叫太子自刎而亡夜叉領了勑旨賫了寶劍逕來見着三太子太子聞知其故唬得魂不着體慌跪下觀音叫道菩薩救奈何到我父王處保過這次觀音道只怕你父親難饒你死罪你不如到蛇盤谷中鷹愁澗躲避三百年後等唐三藏去西天取經罰你變做個騾子逕往天竺國馱經過來那時將功贖罪我對你父親說過或可留你太子眼泪汪汪拜辭觀世音往鷹愁澗而去觀音復將所收鋏件付與夜叉教夜叉交付與龍王去說與君亦辭了觀音回轉繳章不在話下却說觀

的亦可准可是之術闕樂之如二蛟故事

一菩薩、別了真君、欲回普陀巖去、薩說在途中投所欲求與真君講和、後當改過前非、不致為害、言辭甚哀、觀音見其言語懇切、乃轉投真君、與真君問曰、大聖到此、復有何見諭、觀音曰、吾此一來、別無甚事、孽龍欲與君講和、今後改惡遷善、不知君允否、真君曰、他既要講和、限他一夜滾百條河以雞鳴為止、若有一條不成、吾亦不許、觀音辭真君而去、弟子吳猛諫曰、孽畜原心不改、不可許之、真君曰、吾豈不知、但江西每逢春雨之際、動輒淹沒、吾欲其開成百派、疏通水路耳、非實心真之亦也、吾今分付社伯理挑

川杜伯有知其勝吾滅服其心川後將乎

其功勿使足百條之數。其罪庶免，亦不失信於觀音矣。却說孽龍披見觀音問其所以，觀音將與君所限之事一一說與孽龍。大喜。是夜用盡神通，速淺速淺恰至四更，社伯却計其數只淺九十九條，社伯心慌，乃假作雞鳴，引動衆雞皆鳴。孽龍聞得大驚，自知不能免罪，乃化為一少年，未及天明，即逃往湖廣躲避去訖。真君至天明，查記河數止欠一條，雞聲盡鳴，乃知是社伯所假也。遂令弟子計功受賞，真君急尋孽龍之賊，已不知其所在。後來遂於河口立縣，即今之南康湖口縣是焉。却說孽龍逃在黃州府黃岡縣

地方去作個少年的先生求館時有一老者姓史名仁發乃饒裕有孫子十餘人正欲延師開館修龍至其家自稱孫草曾只聞君家有館特來領教史老見其人品甚高相貌恭敬心竊喜之但不知其學問何如遂謂曰敝鄉習俗但先生初來者或考之以文或試之以對然後啓帳史老有一對欲領尊教何如尊能只願聞史老曰肖先生腰間加一點符那賢士尊龍曰我就把令孫爲對遂答曰史小子頭上著一橫吏部天官史老見先生對得妙不勝之喜乃曰先生高才遂養尒寒舍學俗禮少莫可輕屈我龍道小子

借箇譏誚何必苛刻只若茫茫終日昏饒叫諸孫具贄見之儀行了拜禮遂於門下授業孽龍教授那些生徒辨疑解惑講書說經明明白白諸生大有進益不在話下卻說真君以孽龍自滚河以後遍尋不見遂同甘戰施岑二人遍到湖廣地面尋覓蹤跡忽望妖氣在黃岡縣鄉下姓史的人家乃與二弟子遥往其處至一館中知是孽龍在此變作先生教訓生徒真君乃問其學生曰先生那裏去了學生荅云先生洗浴去了真君曰在那里洗浴學生曰在淵中真君曰這樣十一月天氣還用冷水洗浴學生曰先生是個

作惡之人不論寒天熱天常要水中去沒一沒若沒得久時還有兩三個時辰纔回來真君乃與弟子坐在舘中等他回時就下手拿着忽擡頭一看見柱壁上有對聯云

趙氏孤兒切齒不忘屠岸賈
伍員烈士鞭屍猶恨楚平王

又壁上題有詩句云

自嘆年來運不齊　子孫零落却無遺
心懷東海波瀾濶　氣壓西江草樹低
怨處咬牙思報恨　索衣揮筆記新詩

男兒不展風雲志　空負天生八尺軀

眞君看詩對已畢大怒謂孫子曰此詩此對皆是復仇之詩若此孽不除終成大患汝等務宜勉力擒之言未畢忽史老來館中看孫子攻書時盛冬天氣史老身上披領羊裘頭上戴頂煖帽徐徐而來及見眞君丰姿異常遂忙施禮問曰先生從何而來眞君曰小生乃豫章人特來訪友史老謂孫子曰客在此何不通報遂邀眞君與二弟子至家下告茶茶畢史老問眞君姓名眞君曰小生姓許名遜此二徒一姓施名岑一姓甘名戰史老曰聞得許君者法術甚妙誅

個蛟精敗是足下否真君曰然史老道下拜真君以
其年老扶忙答禮史老問曰仙駕臨此欲何爲真君
曰尊府教令孫者乃孽龍精也變形於此吾尋蹤覓
跡特來擒之史老大驚曰怪道這個先生無間冬天
并天只從淵中洗浴浴水之處往時淺淺的今底一
深深不可測真君曰老翁有緣幸遇小生相救不然
今日是個崖谷後日是個江河君家且葬魚腹矣史
老曰此蛟精怎的拿他得真君曰此孽千變萬化若
促防於我擒之不易幸今或未覺縱要變時必資水
力可令公家凡水缸水桶洗臉盆及礎盞之類皆不

可注水使他變化不去我自然拿了他史老分付已
與尊龍正洗浴囘俯其君見了大吼一聲尊者走那
里去尊龍大驚却待尋水而變遍處無水惟現池中
有一點餘水未傾渋從裏面變化而去竟不知其蹤
跡後人有詩嘆曰

堪嘆蛟精玄上玄　墨池變化至今傳
當時若肯心歸正　却有兪昔取上天

史老見其君趕去尊龍甚是感謝乃留與君住了數
日細其故曲其君曰此處尊龍居久恐有沉沒之患
可取杉木一片過來吾書符一道打入地中[illegible]

之眞君鐵符已畢成火老相待殷懃更八出
一粒點石一片化爲黃金約有三百餘兩相贈
之老而去施岑曰孽龍今不知逃往何處可從此湖
廣上下遍處尋覓踪之眞君曰或此孽躲我等在此
又往豫章欲沉郡城上地未可知也眞君且同衆中
覓其踪跡如果不在再往外處之來曉於是師弟們
一路回歸知龍孽龍精魂逃去又化爲美少男子
逃往長沙府聞知刺史賈玉三家生有一女極有姿色
思見得
骨如柔羽肌如凝脂可如羊脂手如春筍臉如桃

花擬擬堆金鳳絲秋波湛湛妖嬈態春筍纖纖嬌
媚姿說甚麼漢苑王嬙說甚麼吳宮西施說甚麼
趙家飛燕說甚麼楊家貴妃柳腰微擺鳴金珮蓮
步輕移動玉肢月裏姮娥難比此九天仙子怎如
斯

孽龍遂來結拜刺史賈玉賈玉問曰先生何人也答
曰小人姓慎名郎金陵人氏自幼頗通經典不甚名
途淹蹇莫能上進今作南北經商之客耳因從廣南
販貨得明珠數斛民家無處作用特來獻與使君伏
望笑留賞使君曰此寶乃先生心力所求況汝我萍

犬犬蒙豈敢受此厚賜再三推拒慎郎獻之甚切使君不得已而受之留住數日使君見慎郎禮貌謙恭丰姿美麗琴棋書畫件件皆能弓矢干戈般般慣熟遂欲以女妻之慎郎辭別致謝彼將珍寶厚賄使君親信之人恐皆稱贊慎郎之德使君乃擇吉日將其女與慎郎成親不在話下卻說慎郎在賈府成婚以後歲遇春夏之時則告辭使君托言出遊江湖經商買賣至秋冬之時則重載船隻而歸皆是奇珍異寶使君大喜曰吾得佳婿矣不知其為蛟精也所得資財貨物皆因春夏大水淹人舟船掠人財寶裝載

可歸慎郎又經三年後生三子一日慎郎再思起來不勝忿怒曰吾家世居豫章子孫族類一千餘衆皆被許遜滅絶破我巢穴使我無容身之地雖然潛居此地其實怨恨難消今既歲久諒許遜不復知有我也我今欲同豫章大興洪水渰沒城郡仍滅取許遜之族報復前仇方消此恨言罷來見使君使君問曰賢婿有何話說慎郎曰方今春風和煖正宜出外經商特來拜辭岳丈而去家中妻子望岳丈看顧使君曰賢婿放心前去不必多憂若得充裝之利早早回返慎言罷分別而去時晉永嘉七年吳君與其徒比遊

万里尋覓城邑遍尋蹤跡三年間杳無踪跡已且之方外去了不想這孽龍自來送死忽一日道童來報有一少年子弱半妙美貌衣冠俊偉求謁真君真君命入問曰先生何處人也少年曰小生姓慎名郎金陵人氏父聞賢公有斡旋天地之手驅伏孽龍之功游內少一寢中缺饌小生特來過謁欲遂識荊之願別無他意真君曰孽精未除徒負虛名可愧可愧真君言罷其少年告辭而出真君送而別之其徒二弟子曰適間少年是何人也真君曰此孽龍也今來相見探我虛實耳其徒曰何以知之真君曰吾觀其人

妖氣尚在腥風與人是以知之甘施口說如此些時當擒而誅之何故又縱之使去也真君曰吾四次擒拿皆被變化而去今佯爲不知使彼不甚隄防可陷使擒之耳施岑乃問曰此時不知逃躲何處吾二人願往殺之真君舉慧眼一照乃曰今在江滸化爲一黃牛卧於郡城沙磧之上我今化爲一黑牛與之相鬬汝二人可提寶劍潛往窺之候其力倦即拔劍而揮之蛟必可誅也言罷遂化一黑牛奔躍而去真個

四蹄堅固如山虎　兩角崢嶸似海龍
今向沙邊相抵觸　神仙變化果無窮

了夫化成黑牛早到沙磧之上即與黃牛相鬥恰有兩個時辰莊施二人躡跡而至正見二牛相鬥黃牛力倦之際施岑令用劍一揮正中黃牛左股莊㦸亦掣起寶劍斬及一角黃牛奔入城南井中其角落地今馬當相對有黃牛洲此角日後成精常變牛出來害取客商船隻不在話下卻說真君謂莊施曰孽龍既入井中諒巢穴在此吾遣符使吏兵與我前進汝二人可隨我之後躡其踪跡探其巢穴擒而殺之以絕後患言罷真君乃跳入井中施甘二人亦跳入井中符使護引真君前進只見那個井其口上雖是狹

的、到了下面、別是一個乾坤、這邊有一個孔、透着那一個孔、那邊有一個洞、透着那一個洞、就似杭州城二十四條花柳巷、巷巷相穿、又似龍窟港三十六條、大澥、澥澥相見、常人說道井中之蛙、所見甚小、蓋未曾到這個所在、見着許大世界、真君隨符使一路而行、忽見有一樣物件、不長不短、圓圓的相似個擂槌模樣、其職拾起細瞧、乃是一車轄、問於真君曰、此井中怎的有此車轄、真君道、昔前漢有一人、姓陳名遵每大會賓客、輒閉了門、取其車轄投於井中、雖有急事不得去、必俟罷飲、撈取車轄還人、後有一車轄再撈

了起原來水潛在此處來了又行數里只見淺灘四方四角新新鮮鮮的物件施岑撿將起來一看原來是個印匣兒開於真君真君曰昔後漢有宦官張讓劫遷天子北至河上將傳國玉璽投之井中再無人知此後洛陽城南甄宮井有五色氣一道直沖上天孫堅認得是寶貝的瑞氣遂命人淘井就得了這一顆玉璽璽便得去卻把這個匣兒遺在這裏又行數里忽見有一物件光閃閃白淨淨彎灣腹大大的耳戳卻拾將起來一看原來是個盤瓶耳戳又開公與真君真君曰曾聞有一女子名云不上磨玉簪玉

簪欲成中央折井底引銀瓶銀瓶欲上絲繩絕想這個銀瓶是那女子所引的因斷了繩子故流落在此符使稟曰孽龍多久遁去眞仙須急忙追趕途路之上且不要講古眞君於是命弟子趲步而行只見水族之中見了的唬得魂不附體鮎魚兒只把口張開魚兒只把頸縮蝦子兒只顧拱腰鯽魚兒只顧擺尾眞君都置之不問却說那符使引眞君再轉一渡灣一路正是行到山窮水盡處看看在長沙府賈玉井中而出眞君曰今得其巢穴矣遂辭了符使回去來抓柔却說孽龍精旣出其井仍變爲愼郎入於賈

長人戶中使君見其身帶狼狽家大驚問其緣故

慎卧答曰今去販貨大利不幸回至半途偶遇賊盜

貨財盡劫又被殺傷左額左股疼痛難忍使君看其

刀痕不勝隱痛即令家童請求醫士療治其君乃扮

作一醫士命其施二人扮作兩個徒弟跟隨這醫上

詩

道明賢聖藥辨君臣遇病時深識着些關開切下

藥才把精知個功巧賢神截廣巾披道服飄飄揚揚

揹負箱背着藥葫蘆瀟瀟灑灑診寸關尺三部脈辨那

癆病哭婦三折肱療上中下三等人起死回生只

是一雙手也豈是東晉之藥可生了合歡而散却
原來西江之地有山名上古神欄出石共備醫國
手一腔都是活人心
却說真君收了謝十貫府僚僕兒了相謝而去送了
使者宅上根見禮畢使君曰我姑在外經商被盜賊
殺傷左額左股先生有何妙藥可以治之真君連謝
真君口實劍所傷吾有妙方手到即愈使君大喜即
召慎郎出來醫治當時蛟精即於房中附僚僕曰醫
士只一人麼僚僕曰還有兩個徒弟蛟精却疑是真
君不敢輕出其妻賈氏催促之曰醫人在堂你何故

下出慎郎曰你不曉事倒得我好也是這個醫士當
行不好也是這個醫士賈氏竟不知所以使君見慎
郎不出親自入房召之貞君乃隨使君之後直至房
中厲聲叱曰孽畜再敢走麼孽龍計窮勢迫遂變出
本形蜿蜒走出堂下不想貞君先設了天羅地網活
活擒之又以法水噴其三子悉變爲小蛟貞君按劍
並誅之賈玉之女此時亦欲變幻旋被活活擒住使
君大驚貞君曰慎郎者乃孽龍之精今變作人形拜
謝爲岳丈吾乃豫章許遜追尋至此擒之爾女今亦
成蛟合受吾一劍賈使君乃與其妻跪於貞君之前

哀告曰許女被蛟精所祟非吾女之罪伏望府爺而赦之眞君遂給取衣裳與買女服之故得不變眞君謂使君曰蛟精所居之處其下即水今汝舍下深不踰尺皆是水泉可速徙居他處毋自貽禍使君舉家惶遂急忙遷居高處原住其地不數日果陷爲淵潭深不可測今長沙府那潭是也俺昔却從天羅地網中取出孽龍欲揮劍斬之眞君曰此孽殺之甚易捦之最難我想江西係是浮地下面皆爲蛟穴城南一非其深無底此井與江水同消長莫若鎖此畜回歸吾以鐵樹鎖之井中繫此孽畜於鐵樹之上使後世

[illegible]樹見此[illegible]

[illegible]門處遂鎮[illegible]伊神只鑄鐵

為樹置之郡城南井中下用鐵索鈎鎖其地脉

繫孽龍於樹且祝之曰

鐵樹開花　其妖若興　吾當復出

鐵樹居正　其妖永除　水妖屏迹

城邑無虞

又留記云

鐵樹鎮洪州萬年永不休天下大亂此處無憂天

下大旱此處偏收

又元玥真全節有詩云

八索縱橫維地脉　一泓消長定江流

豫章勝地山天造　承仰中天億萬秋

真君又鑄鐵爲符鎮於鄱陽湖中又鑄鐵柱於廬陵元府今留一劍於郡又立廟祠於岩共山廟皆所以鎮壓後患也真君既擒妖孽功滿即辭時晉孝武太寧二年大將軍王敦字處仲出守武昌舉兵將向京洞庭湖真君與吳君同往說之意欲止敦而作背守也只時郭景純亦在于敦幕府因此三人偕以州偕景純謂真君曰公斷試與推功行則滿況最府西

□之地窆葬鍾完公不日當上昇矣其家欣歎一日
有紅衣真君吳君來謁王敦敦見三人同至大喜遂
令左右設宴款待酒至半酣敦問曰我昨宵得一夢
夢見一木破天不知主何吉凶真君曰木上破天乃
未字也公未可妄動吳君曰吾師之言灼有先見公
讖識之王敦聞二君言心甚不悅乃令郭璞卜之璞
曰此數用兌體將軍此行於事不成也王敦不悅曰
我之壽有幾何璞曰將軍若舉大事禍將不久若遂
還武昌則壽未可量王敦怒曰汝壽幾何璞曰我壽
盡在今日王敦大怒令武士縛璞斬之真君與吳君

舉杯痛飲起化為白鶴一隻望空逆飛盤旋之上王敦舉眼看鶴已失二君所在且說郭璞屍首家人備辦衣衾棺槨殮葬越三日市人見璞衣冠儼然與親友相見如故王敦知之不信令開棺視之果無屍骸始知璞脫質升仙也自後王敦行兵果敗遂逆武昌而死卒有吏解之刖恣不聽三君之諫以至於此再說吳君遨與君同下金陵遨遊山水既而欲買舟上豫章打頭風不息舟中人曰當此仲夏南風浩蕩舟船難進奈何真君曰我待汝等駕之汝等但要瞑目安坐切勿開眼窺視吳君乃立於船頭真君親自把船遂召

[illegible]二尼拔舟而行經池陽之地以先天無極鄉出府之印印西岸石壁上以碎木怪今有印紋舟灘瀨發空而起須臾過廬山之巔至雲霄峰二君欲觀潮府景致故其腳掣制抹林木之表忽忽有聲舟人不能忍皆偷眼窺之忽然掀舟於樹梢之上折撓於深澗之下今號鐵佩峰其下有斷石即其桅也真君渊舟人曰汝等不聽吾言以至如此今將何所歸乎舟人懇拜願求所度之法真君教以服餌靈藥遂得辟穀不飢蓋隱於紫霄峰下二君乃各乘一龍回玉樓宴遂就符時隱居旌陽與諸弟子講究真詮乃作思

仙之歌云

天運循環兮疾如飛人生世間兮欲何爲爭名奪利兮徒丘墟風月滋味兮有誰知不如且進黃金卮一飲一啗日沉西丹砂養就玉龍池小和世界覓無涯世人莫道是愚痴豁然一笑天地齊

又作八箴要訓曰

忠孝廉謹寬裕容忍忠則不欺孝則不悖廉而罔貪謹而勿失修身如此可以成德寬則得衆裕必有餘容而翕受忍則安舒接人以誠怨咎滌除此我分子動靜勤篤念茲在茲當守其獨有室居心

却設天地水府三元三品三官大帝，及太白金星同言真君原是玉洞天仙下降，今除蕩妖蛟惡及生靈，德厚功高，其弟子吳猛等扶同真君共成至道，皆宜推薦，以至天庭商議，具表奏聞玉帝，玉帝准奏，乃授許遜九天都仙大使兼高明大使之職，封孝先王，遂祖祖父爸有職位，先差九天採訪使崔子文段丘仲捧詔一道，諭知許遜賚示飛昇之期，以昭善報，採訪二仙捧詔下界，時晉孝武寧康二年甲戌，真君時年一百三十六歲，八月初一日見雲仗自天而下導從者

其衆降於庭中真君迎接拜訖二仙曰奉玉皇勅命賜子寶詔于可備香花燈燭整頓衣冠俯伏堦下以聽宣讀詔曰

上詔學仙童子許遜卿在多劫之前積修至道勑昔悉備大經地緯悉已深通嘗法千門周不師歷救災拔難除害蕩妖功濟生靈名高玉籍衆真推薦宜有甄昇可授九州都仙大使兼高名大使出先王之職賜紫綵羽袍瓊旄寶節各一事期以八月十五午時拔宅上昇詔書到日信詔奉行

[illegible][illegible]真君再拜遂登壇受詔畢乃揖二仙上坐問其

姓名一仙曰余乃崔子文段丘仲俱授九天採訪使之職眞君曰思黎有何德能感動天帝更勞二仙下降二仙曰公修已利人功行已滿昨者眞君保奏陞入仙班相迎在邇先命某等捧詔諭知言畢遂乘龍車而去眞君既得天書之後門弟子吳猛等與鄉中耆老及諸親眷皆知行期已近朝夕會飲以叙別情眞君謂衆人曰欲進神仙之路在先行其善而後立其功吾去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豫章之境五陵之内當出地仙八百餘人其師出於豫章大闡吾教以吾壇前松樹枝垂覆拂地郡江心中忽生沙洲掩過

井門者是其時也後人有讖龍沙會合真仙必出按龍沙在章江西岸畔與郡城相對事見龍沙記潘清逸有詠龍沙五言詩云

五陵無限人　獨祝松沙記
龍沙疑未合　氣象已虛異
昔時實浪遊　卒作桑麻地
地形帶江轉　山勢若連契

是時八月望日大曾孫會道召里人及諸親友井門弟子長少畢集至日中遂聞音樂之聲祥雲繚繞漸至會所羽蓋龍車仙童森女官將吏兵前後擁護前

按二仙崔子文段丘仲二仙又至真君拜迎二仙復宣詔曰

上詔學仙童子許遜功行圓滿已仰洪山司命官傳金丹於下界返子身於上天及家口廚宅一并拔之上昇若今天丁力士與流金火鈴驅碎中間無或散泆仍封遜祖許山玉虛僕射又封曾祖許琰太微兵衛大夫曾祖母太微夫人其父許肅封中嶽仙官母張氏封中嶽夫人欽此欽遵詔至奉行

真君再拜受詔畢崔子文曰公門下弟子雖衆惟陳

煞曾亨用廣時術策外貴仁聰與其父兩烈與其母共四十二口合當從行餘者自有升舉之日不得皆往也言訖許真君上了龍車仙眷四十二口同時昇舉里人及門下弟子不與上昇者不捨真君之德攀轅卧轍號泣振天願相隨而不可得真君曰仙凡有路可通汝等但能遵行孝道利物濟民何患無報耶真君族孫許簡哀告曰仙翁拔宅冲昇後世無所考驗可留下一物以為他日之記真君遂留下修行鐘一口并一石函謂之曰世變時遷此即為陳迹矣其有一僕名許大者與其妻市米於西嶺聞真君飛

出陽奔勢石流行七車覆造其米於地上米皆芒。今有罌米岡生米鎮猶在比至哀泣求其從行其君以彼無有仙分乃授以地仙之術夫婦皆隱於西山。仙仗既衆屋宇雞犬皆上昇惟鼠不潔天兵推下地來一跌腸出其鼠逆拖腸不死後人或有見之者皆爲瑞應又墜下藥臼一口碾轂一輪又墜下雞籠一隻於宅之東南十里又許氏仙姑墜下金釵一股今有許氏墜釵洲猶在時人以其拔宅上昇有詩嘆美云

慈仁共羨許旌陽　　真澤生民永不忘

拔宅上昇成至道　陽功陰德感蒼蒼

仙僊飛空漸遠望之不可見惟見祥雲縹緲瀰漫上谷百里之內異香芬馥忽有紅錦帷一幅飛來旋繞故地之上郡從真君仙僊經過袁州府宜春縣棲梧山真君乃遣二青衣童子下告王朔具以玉皇詔命因來相別王朔舉家瞻拜告曰朔蒙尊師所授道法遊行已久乞帶從行真君曰子仙骨未充止可延年得壽而已難以帶汝同行乃取香茆一根擲下令二童子授與王朔敎之曰此茆味異可栽植於此地久服長生甘能養肉辛能養節苦能養氣醎能養骨滑

能孕序醞能養筋宜調和美酒飲之必見功効言訖而別王朔依眞君之言即將此茆栽植取來調和酒味服之壽三百歲而終今臨江府玉虛觀即其地也仙茆至今猶在眞君飛昇之後里人與其族孫許簡就其地立祠以所遺詩一百二十首寫於竹簡之上藏之巨筒令人探取以决休咎其修行錬藥製藥白石函等事並寶藏於祠後改為觀因空中有紅綿帷飛來旋繞故名曰遊帷觀。眞君既至天庭玉帝陞殿孫子文段丘仲二仙引眞君與弟子等聽候玉旨玉帝宣入朝見眞君揚塵拜舞俯伏金堦下上表奏曰

臣許遜庸才劣質雖有以水行術滅毒之功蓋亦賴衆弟子十一人之力今弟子之中止有陳勳曾亨周廣時荷黃仁覽盱烈六人已蒙恩超昇人界更有吳猛施岑甘戰鍾離嘉彭抗五人未蒙拔擢誠為憾與陛乞一體同仁宣至天庭同歸正道玉帝見奏詔准奏有差周敬為使賫傳詔旨令吳猛等五人同上上界周敬即拜辭玉帝賫詔下宣是時乃晉寧康二年九月初一日也吳猛時年一百八十六歲見其君上昇已不與從心中怏怏正與施岑甘戰鍾離嘉彭抗四道友同歸西寧聚我修煉只見周敬從雲而下曰天

來相見畢動問其下界之故周廣曰吾師許真
玉帝即上帝即位仙友多助仙功未得上昇懇求玉
帝超擢玉奏即差廣賚詔云今五君上昇同歸至道
五人聽言大喜各乘白鹿車白晝沖昇今有吳仙村
吳仙觀是其飛昇之處然真君所從遊者二千餘人
其有功有行而得上昇者通吳君十有一人焉耳真
君領衆弟子朝見玉帝畢玉帝各授以仙職遂率羣弟
子并出太師祖孝悌明王衛弘師祖孝明王蘭公師
傳諶母已畢又謝了三官金星保奏之功真君又爲
舉故人許郡胡雲雲陽嵒晚二人皆有道之士玉帝

皆封真人之號不在話下却說真君自昇仙後屢顯
神通所爲帝無道燒燬佛祠乃將遊帷觀廢毀唐高
宗永淳年間遂命真人胡惠超重新建之至宋太宗
仁宗皆賜御書真宗時賜改游帷觀曰玉隆宮至宋
代政和二年徽宗忽得重疾而生惡瘡毒痛恍然一
夢見東華門有一道士戴九華冠披絳章服左右童
子捧劍導前來至丹墀稽首帝疑非人間道士因問
曰卿是何人道士對曰吾爲許旌陽權掌九天司職
上帝詔往西瞿耶國按察經由故國知主上患疾特
來領之帝曰朕患毒瘡諸藥不能愈卿有藥否道士

取小葫子傾藥一粒如菉豆子大吞氣[illegible]
帝上遂揖而去且曰吾洪都西山紫合文也悉落空
亟聖服一嚥為幸帝豁然而蘇覺遍體清涼以手摩
之病遂愈矣乃令近臣將圖經考之見洪州西山有
許旌陽遺跡部遣許真君行宮改修玉隆宮仍添賜
壽二字塑真君新像尊號曰神功妙濟真君許真君
所遺之物皆有神護守不可觸犯如殿前手植柏樹
其殊狀常兆水宮盛衰蔚荐葉瀓諸病可愈井中鐵
樹唐嚴譔作洪州牧心內不信令人掘發俄然天變
忽有迅雷烈風江波泛溢城郭震動譔懼叩頭悔謝

久之而猝止又强取修行鍾置之僧寺擊之聲啞如土木撰坐殊見神人叱責隨以行送鍾還宮又撰翰林自州牧徐登令取至府視之猶未及視遂乃飛去還宮又石函內唐朝張善安竊據洪州强發開其蓋內有朱書數字云五百年後强賊張善安開發之善安看畢恐懼遂磨洗其字終不泯滅因藏其蓋其字尚留函底宋高宗建炎間金人寇江左欲焚燬宮殿俄而水自爐柄噴出火不能燒廚西大驚乃徹兵而去

皇明列聖元加寅奉　勅賜重修宮殿並存僕田並國朝行營正德戊寅年間寧府陰謀不軌覬覦其宮並

金箕筆云

三三兩兩兩三三　殺盡江南一擔挑

荷葉收時黃菊綻　大明依舊鎮江山

後來果敗諸靈驗不可盡述後人有詩嘆云

金書玉檢不能留　八字遺言可力求

試看真君功行滿　三千弱水自通州